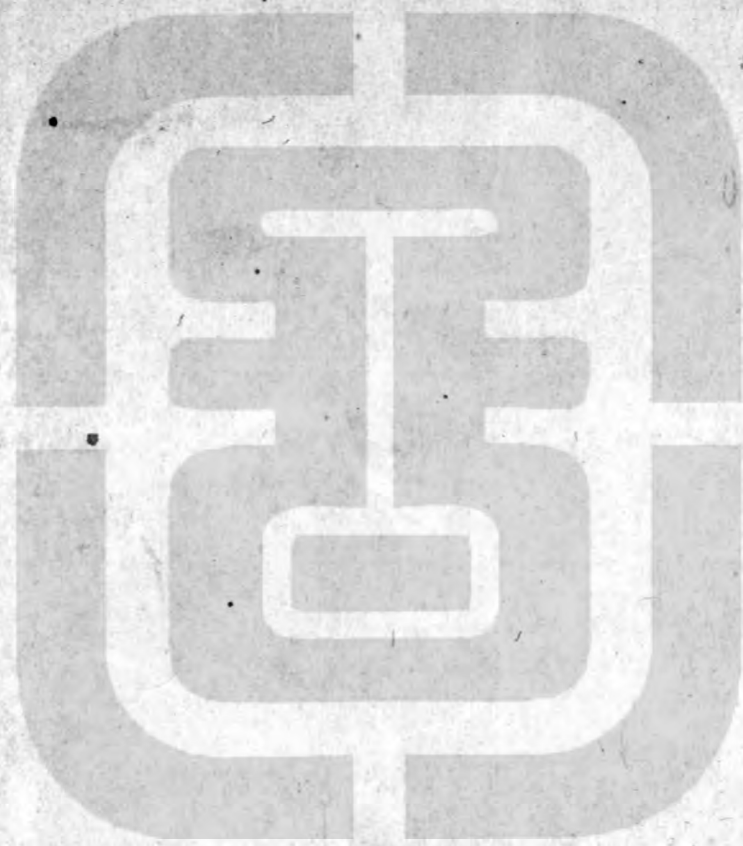


貞固齋書義

中庸  
第二本



自明誠謂之教

中庸渾教於自，即誠明而易言之焉。蓋理之通于一者，任所言而皆是，自明誠豈不即性而教已在此矣。且修道謂教，因天下言教而謂之，正非域人于天命外也。况嚴其幾于慎，大其極于致，豈復有不明不誠者？故昊天有命，教之所為已藏乎其間。天下果曉然自明誠之性也，教之名不立可矣。神明倘非性始，聖王之教亦窮于無所入。其入焉而皆炯者，明之從性見端也。本統既得其大，故能以逸待天下之勞，精氣不閔性量，格致之教且雜于無所附。其附焉而皆備者，明之攝性歸我也。矢志既底，其勤還能以辨

生人心之智自明誠不已盡教之謂哉大凡度務察則而始滿我性體者皆從教起見未能于明誠蚤定厥初也靜叩淵涵知天立命何朗然充滿其中睹聞無象而希夷發其光昭聲臭俱寂而精靈凝其變化帝王敬敷在寬要不過從此鼓盪而出自明誠固其教之之實際焉矣大凡窮天徹淵而始普我性分者更從謂教索解非真于明誠預握其本也默邈元初位天育物何澄然鬱勃其內致其所自曲動變通乎神明成其所自道德性藏厥仁知聖人董率師儒要不過依此茂明而上自明誠固其教之之內力焉矣想微心靜氣精徹乎所以明誠之妙即對誠明者不

無驚其倒挈然並不倚教敢倚性哉孤光不揜固無物不包舉性且孕靈其中而天下豈猶務于其名捏固寧神直路乎所為自明誠之元即有自誠明者亦將覺其多端天下止此明誠遑計誠明之性哉渾噩未分固無人不環抱性之自且潛毓于教而天下胡不尋于其實蓋聖人大道為公寬其途者盡其才多其歡者來其慕而名理能通即化大賢固以悟為美德顓侗亦以疑為進端自教謂之明誠明誠終與教分自明誠謂之教教固明誠所不必言者耳不必言者何誠明則誠也

明誠字不得拈開恐碍明則誠教不得說得鄭重以下

未嘗炤管教字故說明誠第拈入誠明說教第拈入性  
則法解神脉俱合矣 謂之字看得靈轉 領上拘一  
句故有把柄 教仍是性 到底不脫上句故有神刀  
徹底了了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誠至于贊天地進求而未有已焉夫天地之化育始于誠  
即贊化育者求至誠不愈可以畢贊之義也與且至誠冒  
以天下則已不立天地之名而標帝王之盛矣故高範圍  
之道者見太始真精所灌大輔相之事者皆雷行無妄所  
流性無節次之求言有連類之引吾故反覆至誠深致意  
于化育之贊焉以為可贊夫竟可贊也昭格達于信順皇  
極感乎庶徵不必察雲物而均梯航天地有其幾聖人神  
其撰豈至化育改欽授之本以為可贊寧惟可贊也知能  
昭乎隕確蕃變大于觀察直足齊星日而滋山澤聖人峻

其典天地茂其禎抑豈以化育侈功用之終要以有可以  
進于是者即于可以至于是者而衆著則贊天地之化育  
未易言焉爾興王類資天縱而又夙夜敬止能靜稽其大  
化之原故無事不足開百代之氣數義以成仁誠之不得  
不化和以制流誠之不得不育吾每見運行之豎也苦于  
愆伏則純氣致虛之為難也茲何以轉化育之籥一至此  
聖神動多非常而必德業淵閎直預筦其玄工之布故無  
念不足生千聖之初闢建中制事誠至可以專言化錫德  
敷庶誠至可以兼言育吾每見理道之戾也疎于燮調則  
窮理至命之為難也茲何以補化育之憾一至此蓋化育

之全在陰陽有陶鑄陰陽者而贊之名歸焉原夫名所自  
來加功而後至也勢不必執此為積累之煩勢必進此歌  
巍蕩之盛故害悖潛消宇宙賴有此體元調元之大力且  
化育之神惟變合有範圍變合者而贊之功懋焉察其功  
所自往相連而衆建也勢必進此咏赫濯之烈勢不從此  
弛無息之脉故二五亭毒學問中原具大生廣生之實際  
所以開成之代用彰蕃若萬國沐咸寧之休垂拱之朝美  
利不言太極歸慎獨之籥參天地不越贊天地至誠盡性  
之能事豈偶然哉

贊者合而有助所謂天地待至誠蓋盡人物之性直別

無化育了，乃是。可以。乃是。至誠。為能。能使。上下。兩無。控着。處而。炤上。印下。奕奕。如現。非閑。思幽。全憑。悟足。神而。明之。凡題。無棘手。處矣。直領。故是。道過。洞見。大原。以形。說為。剔透。妙緒。空引。直是。神行。

形則著著則明

著明能有于誠致曲者之盡其性也夫著與明皆至誠所為盡性而恍于形進見之致曲所以能有誠哉且自誠明明誠之說一天下無不進于明矣豈復究明何自始哉矧原其明于著又原其著于形致曲者真錯舉而不能直見其本抑孰知著明正非盡端并非托始直歷想其中見天下誠之所有若是乎不可勝窮也形本于誠固矣曲能有誠止有一形與哉藏其精于闇淡天地萬物渾括鍼芒不漏之中動念且懼其浮而何有乎表暴之疊陳研其幾于靜蕊中和參贊統聚精實無妄之極濬源日底于慎而何

有乎勃躍之森羅然不見其著已能有此著矣不見其明已能有此明矣凡皆致曲之妙即誠之形可遞推者也天下無無故而較者彰明者積精自固以來並誠亦有其原其莫見之隱則著莫顯之微則明乎沉心靜氣忽造龍雷于退密之淵禮樂文章已莫不受橐籥于其際誰為著而誰為明天真爛熳誠有以儲之已矣天下無勉致之宣者克明者性命各正之中並誠亦藏于無其闇然之惡著則真著惟德之不顯則真明乎基命達天忽躍精靈于敦凝之治光格普被已莫不受團結于此內著即明而明仍著至性惺涵誠有以貫之已矣蓋實理果滿盈于問學即光

澤所映咸可收為弗克自罄之蘊矧為著為明猶是一身之暢達也暴形著情誠者耻其無據至于明而翻可印性始之淵含則著與明豈復層壘所能給哉致曲者正無不極其致耳深厚日藏毓于天德即峻業絕陰尚未竟吾千古畢到之精豈為著為明敢恃為天命之效靈也明性察形誠者定為有用當其著而愈屢至道之敦篤則著與明豈復思力所能及也致曲者正有莫之致而至者耳故當其次時亦自有著亦自有明隱躍以供我之誠今乃形則著著則明祇全其曲能有誠已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此之謂乎

誠未有不著且明者。兩則者字要見著明所繇來與著明  
所究竟。然皆致曲時所畢致者。更須拈入致字意。乃合  
其用盡性。故是合一。明字有來歷。反別是則字上  
一層。每入誠是骨。不分兩比是識。理窟中別有抽  
拔。是點是解。著明總不實訓一語。第婉轉別發。則  
字遂爾全神俱動。

誠者自成也

天下莫要于自成。則誠不得獨歸之天矣。夫以誠為天所  
特隆。將可不自成乎哉。誠外無成。固人之所以立極歟。且  
參兩位育。何以獨尊之。唯天下至誠。夫亦成其為參兩之  
人。位育之人焉已矣。玄工不無缺陷。聖神克補其綱維。寸  
靈固多綢繆。品彙還達其康濟。要令此生有不容自己之  
擔負。雷行無妄。已團結于一身焉。猶是誠也。何命曰誠者  
哉。昊天不欲小天下。有為之精神。故積全量以相副。則研  
幾勅命有無。日不齋戒者不敬。則誠不凝。天人總造于欽  
錫。聖人不敢圍千古日新之變化。故挈幽贊以相繩。則探



曠鈞深有無念不英毅者不剛則誠不大彌綸皆藏于靜  
穆誠者自成固有不得自誤者乎業果關乎家國天下非  
可游移而成務敦篤無間直有以透萬化之本來而萬化  
正非旁貸也誠者憤激所注挺然樹千載之真修安有不  
金石貫而豚魚格者誠先天下為制作要自成其弗違誠  
後天下為補救要自成其奉若馬爾事果通乎君臣父子  
並非可硜諒而塞責肫懇無私直有以融百行之感召而  
百行正非外襲也誠者殫竭所及岸然闢太極之橐籥安  
有不天日矢而神祇質者自成其陶王鑄帝即誠之所為  
開創自成其致中導和即誠之所為宥密馬爾其不言明

者恐或滋智解以間吾渾穆夫渾穆豈有間雜之理乾元  
既懋則擇執皆真明其入誠之要徑誠其完人之實功也  
業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建誠明明誠不已全括于自  
成也哉其不言至者更不留夙案以鼓我震發夫震發豈  
有不曼絕之望皇極攸敷則德政常新至其懸高詣以砥  
我浮氣誠其試定力以堅我聖學也功候日底于醇懿世  
界日進于昌隆能化如神不又畢縮于自成也哉然則生  
安非繇天縱允塞日著弗斁本天治人之神功力獨解加  
劫範圍絕倫不過盡人完天之量自道蓋烏得而忽諸  
直要蕪不容諉不容已自字便已傳神所謂自成其本

領作用說話又須在誠者處發不在自成處發通章全  
神乃靈映欲絕先說天下至誠誠者字始出得分明  
句句責成下誠之意已括明至二義別者字精極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君子備物于誠自道真弗容已矣夫無物則誠奚貴誠之  
固所以終始乎物也故君子有完務焉且至誠盡物性必  
隆而上之曰唯天下亦可曉然天下之所貴矣抑非無所  
為而為之也擇執本吾固有豈矜厲以加功然博觀天下  
物何以備則誠生物何以闕則誠漏誠之者人之道也君  
子敢自己哉吾固知君子貴誠貴其自成也而自道出其  
中矣誠原于明故見高千古則舉千古而冒之無物則托  
玄以自詭其冒且奚持也天下至托玄且無所持大明不  
已卓然于萬邦誠有于致故思通性命則渾性命而囿之

無物則借徑以為安其囿且奚恃也天下至借徑更無恃所  
曲致得不愜快然于首出誠之不可已如是是故君子誠之  
為貴天命足括高明博厚之極而必需勉然以深之誠之  
固全乎勉然以為質萬物已係屬而弗能越則天下所  
不能履載者君子履載之惟誠故有此達天立命之學提  
戒懼以完修率非深有得于終始而然者乎聖神克造形  
著動變之業而必從篤馬以儲之誠之固全乎篤馬以為  
本萬物已環聚而弗能渙則天下所不能參贊者君子參  
贊之惟誠故有此入神作聖之奇謹言行以治庸德非大  
有悟于終始而盡者乎深有得于終始則誠所可至者誠

之通誠所不可至者誠之復顧何以退藏宥密天地且取  
位育于中和之真則嘗自見其貴理大居功于揚詡德產  
叩本于精微何莫非我自成用以佐聰明明畏者之各永  
其壽考大有悟于終始則作孚萬邦誠仍寂然抱信幽潛  
誠已四達顧何以上蟠下際今古祇叩平成于闇淡之治  
則嘗不自見其貴文盛非雍肅于宮廟質盛非惇叙于草  
昧何莫非不敢自成用以徹齊戒神明者之獨固其圓神  
君子尚得不誠無物乎哉精嚴明旦之始聖功所由立也  
閎深胞與之模人極所由大也非備物烏足稱誠者乎  
誠之正道字正所以誠者為貴非貴誠直貴其終始乎

物蓋物待以有而自成是所以為貴第拈得是故二字  
醒誠之為貴自無不了矣以天下字叫貴字  
為字妙合誠之字有法明致二義是之字正解  
是字合派中能發貴字真象煞是故更有手其即用  
是故接上一挽千鈞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一誠而仁知俱備君子所以貴自成也夫成物即在成已  
此何其仁與知乎不誠不幾無仁知哉且天下未有精神  
不紆摯而為誠者豈既誠尚有不紆摯乎天下未有精神  
不暢達而為誠者豈既誠尚有不暢達乎其任指之罔非  
誠所迭映覺攝萬物成一體濬一體成萬物成淵然君子  
自成中焉夫所以成物具乎成已終始總一誠則總一成  
也成以言乎無所闕逐物喪已已潰其始持已絕物已不  
又斷其終誠者抑何所倪其潰倪其斷已物總一成則總  
一誠也誠以冒乎無所借已借物成是已先不成物又借

已成將既成已再成物誠者抑何俟已借物物借已夫已  
不借物則天下莫貴我之成已疇得而潰之與聖人仁履  
高千古要以傳周身元氣于不枯已固全量皆仁况衆成  
統挈乎一成是成已所以成物又安往而非仁哉後乃知  
擇善固執之君子獲仁之本滿仁之量第此成已為誠者  
之成已仁已全歸之也物不借已則天下莫貴我之成物  
疇得而斷之與聖人知臨蓋萬方要以提大共生脉於不  
滯物固隨觸皆知况一成遍照乎衆成是成已所以成物  
又安往而非知哉後乃知擇善固執之君子底知之變化  
知之痕即此成物為誠者之成物知已畢收之也故已之

成直為此知通萬物則物亦可以仁我然而非以仁成已  
也奉仁為成析誠于仁執已即仁何誠非仁而知在仁中  
矣自成已則自成仁識仁而物不在在關通耶物之成直  
為此仁洽一已則已又蚤以知物然而非以知成物也知  
別乎誠仁或非知成物者知匪已奚知而仁在物內矣自  
成物則自成知識知而已不隱隱淮洽耶吾于至誠能盡  
得仁之故夫何以人物天地之俱盡吾于至誠前知得知  
之故夫何以善與不善之必知性之德實合外內是則誠  
者自成而道自道已矣

仁知總從誠來成已成物總誠者事直是一誠而仁知

俱備所以括誠者作主則無語不透快耳。此節故是見成指點。括終始字括題有妙緒。用聖人炤君子故是盡人合天。仁知二字靈轉宕折下意已出所謂已亦可言知物亦可言仁。証佐大合。立於前。則所謂

得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仁智統歸于誠愈知自成之貴焉蓋物既成于己則仁已括智不必別而言之也亦可別而言之以見誠之道隆而美備爾且至誠莫如天天豈有或未成焉者乎無所不成其美豈悉數之能終乎君子反覆之而得所大據舉長善之元幹事之貞所以化成天下者恍傳為統天麗天之學吾乃得成已所以成物之妙矣至大之勲必依至精者以立命範圍從乎量包舉從乎力其無不成乃稱自成者純懿貫天下之表功化所以難名克贊之神還本克綏者以建極九府叙而修和四隩宅而作乂其無不成乃稱自道

者盛積流天下之光高深所以俱滙豈更有仁且智若此者乎攝天下為一身者仁而成已則固誠之復也誠之復而以為仁奚疑焉王事將啓一室先載其吉祥若謂成已猶有待于仁則愛敬者何以崇為媿睦風雅者何以隆為中和皇哉唐哉厥化孔昌開天神聖所群驚為仁不可及者盡在君子成已中也推一身為天下者智而成物則固誠之通也誠之通而以為智奚疑焉帝功廣運萬邦胥凜其精覈若謂成物猶有待于智則懷柔者何以峻為清明滋至者何以尊為如神猗歟偉歟厥風玄遐開天神聖所群驚為智不可及者盡在君子成物中也然則誠豈一善

之足樂哉道有析舉之而愈該者析舉之以見該兩不相貸之頃仁不旁馳即智能徧物古之人所為保任自治而周物為功物莫之遺焉豈非其公而明者然歟抑豈一辭之足槩哉道有偏指之而益全者偏指之以見全萬彙昭蘇之會迺炤于仁亦含醇于智古之人所為宣和自篤而勤思及物物得而類焉豈非其惠而哲者然歟乃知天有仁智大造不言人有仁智聖學共懋始已括智是曰明炳幾先終尤藏仁是曰立達皆備性道時措罔不具舉誠之所以可貴也

兩也字要得形容語氣成已本是知成物本是仁却倒

換說來則成已所以成物而合外時措已和合盤托出矣  
起處直貫通節 拈天更是本旨 仁即天道成已  
仁則人盡天合 也字真 剔透本題故無沾滯昭管  
上下故無掛漏至握定誠者拈發貴字乃是說誠非說  
仁智尤合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誠宜于見性君子得其所以合者而已夫性以無不成者  
為宜則時措已全乎其為德又何道之不具舉哉且誠既  
為天道則時流于性性固與道合性統乎時時亦與道會  
至矣哉豈擇執之君子所可幾乎而何以高天下為貴者  
獨有悟於終始之故尋其本則懿通其事則協順而全之  
要以明成物之必不可已愈以明成已之非有所貸彼所  
為仁智俱備是何德哉天命不可妄膺故雖功及于天下  
不過生來對時育物之良苟能人盡天還已卓然立萬美  
之宗皇建非可虛致故即利周千古第完學中乘時順動



之妙若非執玄宰化豈融然導三才之極吾乃知天下之  
達德未有外于仁智者一成無不成與能盡其性之至誠  
何以異而况乎率性者道也事無終始則物無本末也物  
不得自專其終始所以成物者又何得橫分其爾我也安  
見兩儀四象不猶是洗藏造化所以貞乎一安見六通四  
闢不猶是篤恭聖學所以定乎則誠者自成愈大則分愈  
有力而道自道愈精則合愈無名雖然吾深為舉措于天  
下者難之矣非嘗足懼聖人不為故禮不合不可以致刑  
措樂不合不可以降天神勇不合不可以表聖武夫誠之  
為貴于天下則惟其宜之也大仁大智無乎不宜深察乎

德所繇來動念具有靈根故更端互易必弗克越此而有  
獲積慮既久則器量自廓事所及者人信之即事所不及  
者人亦信之矣深察乎道所繇始萬類皆吾散給故條分  
緒剖必弗克舍原以逐委渾同無私則性命各正情所加  
者人快之即情所未加者人亦快之矣吾是以為君子擊  
節指之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  
無矯拂上帝之力學問思辨不失其誠萬邦咸登罄宜之  
歌儒者無悵惜道濟之法形著變化必先靜致千古共推  
性成之哲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

性之德直是天道合外內直是物我渾成正所謂天道

人道成已成物之名不立可也要字字形容不得呆滯  
一語乃是數也字神脉從天擒題字字醒出 貴字  
着眼 單落德字叫性字 春埋伏時字 出性字有法  
融鑄合字 出措字逆掀故字打勢 故字雙領德  
道之數也字一齊點出 能寫出貴字真象接引天下  
故是全神 前此未可首人亦對之 吾是以爲此等

性之德也

誠全乎其為性而自成即天道矣夫仁知則德已貴于天  
下君子直從天道為自成故躍然于性之德也且至誠純  
乎天而盡性則孰非人之功乎誠之入人之學而適性則孰  
非純乎天者乎德通天下民吾胞物吾與君子弟原本皇  
降挈四海于攸同稟天鑒于在茲雖欲自諉其參兩之業  
豈可得哉成己仁成物知此何如德也錫保之彛廣大俱  
備而立達遍滿之後乃知帝命之不違亶聰作則上古所  
以多聖人之首出也昊昇之元精微難名而裁成不遺之  
餘愈見天心之默佑敦敏徇齊萬世所以賴大人之利濟

也。性之德固若此，爾性聚為德，則名理無懸空之撰。德本諸性，則証向見太始之尊造。品既踞其絕隆，故起念即與玄造為響答。五事蒸而五行順，四體靜而四時調。天下雖大，統此確然，示易之至理。呼吸遷變，有如是高深無際之德，而物不誦如神哉。究之不自神，其玄虛乃不自墮其簡。錫性一誠之息息貫注而已。加功既底于純全，故學力無不與明且為震悚。上律則帝廷有闔戶之通協，居則維皇嚮福極之正。天下雖遠，總此勞戰自知之完神。範圍網緼，有如是憍冒無滲之德，而物不崇太上哉。究之能自上其功名，乃不自褻其寵貺。性一誠之刻刻環流而已。蓋誠者

挾天下大有為之精神，日鼓鑄于興禮義而起教化。豐功駿業，遠駕乎百王，而人不測其所自始。行健不息之性，本自如是。君子恰完所固有，已足教寧萬邦。不誠無物，不性不幾無德哉。誠者先天下不可禦之力量，日縈細于一道。德而同風俗，大用深心嘗涵于齋戒，而人不測其所自終。昊天成命之性，迫我以如是。君子嚴勅其欽，若乃足整理萬類，誠之為貴。沂厥性固所以貴哉。繇是以性之德成，已則盡其性之至誠也。以性之德成物，則盡人性盡物性之至誠也。人道即天道矣。

仁知皆德。德從何來，直從性來。此章言人道，揭出性字。

尤通章本領精神處君子誠之直在天命下手了性  
字拈合天人不二從誠逆遯到性之字乃出有此  
一轉故是重性非重德打炤上節有手時措所以  
即天下至誠貴字神色能出

故時措之宜也

惟誠則宜于措自成所以本厥性也夫時措遍天下物固  
未有不成者君子已于性識其故矣且至誠在上豈必爭  
驚竒以自貴萬邦奏罄宜之頌要不越因時制宜焉耳大  
明終始直握自成自道所本乃知終終而始始者時也成  
終而成始者措也無不各還其終之始之者宜也惟德為  
性之德則已與物俱受蒸徹于太始得其昊天無妄之元  
抑何必析陳其網緼化醇之致誠之者竟罔不如取而如  
攜乎惟道為合外內之道則成已與成物統叩靜密于不  
欺得其皇極彊燮之建抑何必別稽其協居克綏之模誠

之者竟因不互准而互洽乎夫天下顧有時措之宜若此  
哉時實有迫我不得不仁者失其故則無論不仁即仁亦  
何與于誠從誠求仁其格格有潛中于成物者矣疇知夫  
仁之不從物索也時在是所措已因非是此真天下莫貴  
之仁也不誠並無以置吾已而置吾已以成天下之已君  
子之不可不誠如是夫時實有迫我不得不知者失其故  
毋論不知即知亦何與于誠從誠求知其芬芬有默結于  
成已者矣疇知夫知之不從已固也時在是所措已固非  
是此真天下莫貴之知也不誠並無以置吾物而置吾物  
以成一已之物君子之不可不誠如是夫蓋五行進進而

剛柔微彰之宜天下備受其均調則緣變可以得通於以  
稽天命所存我知其曆必居陽治陰也律必居陰治陽也  
推之雷風通其撰雨暘正其感作訛普其施誠者抑安有  
無本之獲哉二氣交集而往來屈伸之宜天下潛食其利  
賴則窮微可以達化于以秉衆理所貫吾決其德器足以  
盪精稷也嚴威足以靖兵刑也舉凡慶戮大其政郊祀愼  
其思神明生其慕誠者抑安有不中之和哉惟天下至誠  
參贊化育前知如神時且受厥翕闢矣而惟其為性之德  
合外內之道故至此人道所以即天道與

不措何以及物不時措之宜何以能成物須剔透故字

則誠者之仁知性道俱在是之謂所以成物是之謂自成。領貴字出宜字時字。單呼故字。入誠之。却不明出故字。成己仁成物知即時措之宜。紆迴縱送。只為敲出故字。故字至末始出。是現成指點。又須極力透發。虛虛實實之間。兩盡其致。

悠遠則博厚

二句

動天下以至誠之學。悉其微于悠遠焉。夫誠至悠遠。其使人進而畢徵之義者。政未有息也。故博厚高明可並舉云。嘗謂至誠御宇。其醇悶之澤。巍煥之猷。皆本隱深者以為功。故天下無不合。外內之理道。聖人獨有一頭藏之學問。蓋至下蟠上際。無一非達我精氣之處。不一其名以相足。備陳其美以相觀。則悠遠寧遂。盡至誠所徵哉。盛大既得其據。倏忽生千變之容。識其皆內力所敦龐也。而方言廣被。已有蒸蒸日進者。孰能當此恢弘丕冒。立範圍包舉之宗。德業既凝。其元動念見萬境之闡。識其皆天精所淬鍊。

也而求端克裕旋有疊疊疊出者孰能當此篤摯卓爍著  
聖作物觀之盛夫從來未易言者非博厚高明難也誠未  
之克至也而至誠悠遠遂無不一一畢徵焉以博厚出于  
積累彼有孚融結者何為乎是博厚緣誠生誠不息博厚  
抑安有息者聖王在上貢職達五千百祿道于寬敷休隆  
延過曆深仁結于卜年豈其矜才智哉宅天下于深深之  
息而漸被與居所以太平見洋溢之無盡俎豆識尊親之  
永矢而蒸徹無二致者與天下俱渾焉爾以高明出于揚  
詡彼明且紆迴者何物乎是高明繇誠生誠不息高明又  
寧有息者聖王在上乘六以御天峻極統于德性自鹿以

出地融朗俶于令終豈或滋掩抑哉盪天下以存存之密  
而法象為昭所以皇建樹又用于三極文章傳虎變于大  
人而森發無異候者與天下俱遠焉爾極古來之功用象  
非自見本乎神以為居也故見象即以見神廣運昭宣直  
從肅又哲謀中察庶類之協平嘗可以叙倫彛深微可以  
通禋變誠精默鑄直大著觀察于俯仰窮至人之修詣業  
有與立秉乎道以為務也故立業乃以立道含宏繼炤直  
從名法術數外綜神化之謨履厚不淪于姑息競新不涉  
于察淵誠體無私總相將焉直于動靜然則博厚高明固  
如是其不可誣矣歸美制于天懷四夷頌中國之聖叩謀

猷于氣志萬邦歌明穆之隆惟不息則久故徵非悠遠所能盡也此言之不一而足也

則字直要握定至誠故博厚高明從悠遠來不從悠遠出猶云至誠既悠遠矣而至誠有不博厚者乎乃層遞指點非層遞致之也頓跌全神俱動入不息大法大解神力湛滿則字本領乃盡

博厚所以載物也

載物不能外至誠即所徵之博厚已足也夫以至誠之博厚猶謂非所以載物乎無息所關之大固如斯且帝王在上其所為弘濟萬物令胥登至治者蓋未可猝罄也而語大則天下莫能載疇知己全受至誠之載莫麗無象釜布歌資生之功持抃有心承荷當千古之重無息所徵即博厚不已有極焉者哉博厚為無可名言之博厚則舉一而縷縷畢呈吾安知蟠際不盡在此而發端于一即下際已為畢呈所自開博厚為無可或已之博厚則縱觀而精精不漏吾安知濟行不盡在此而疊陳于外即上行若為不



漏所自生蓋天下物不可一日不載也至誠曰有博厚在萬類各挾英尤之材智則明作已占顛濟必有大力以敦固其根芟然後禮樂兵刑直足寡愚賤之裁而靖金革之焰托處其上者方且依之為立命之基虞廷興貢于則壤周官致慎于測圭究未卜博厚之敦固何自也人群共艷卓越之畸行似紛錯罔受鞏奠惟此深仁以淪洽其性命然後東西朔南俱足盪嗜欲之便而協道教之同迓邇其澤者方且恃之為徧德之主海甸思聖人于定居子孫守高曾于安宅猶未識博厚之淪洽何似也蓋立心既踞其大無日不履人世之憂虞有其載故惟然如家人父子之

共恬怨望不尸則耕鑿何力樸者載之井田慧者載之學較豐功偉績者載之封建各安其故自無所衡其沐浴歌咏之勤至誠所以有大母之誠求哉御世既求其贍無在不籌四海之利病有其載直帖然如輪轅輿衛之並飭懷夾愈摯則負荷愈沉混闢載以生養文明載以雍熙振衰起敝則載以鼓憤丕叙其區自無所競其馳驅琴芸之能至誠所以有安貞之休恤哉吾嘗于至聖之時出推想其溥博今不猶是此博乎必載物以見博博固在未之載物之元矣又嘗于君子之崇禮實核其敦厚今不猶是此厚乎外載物以見厚則與厚類者皆當離物為求矣而覆物

成物咸取足高明悠久也故曰至誠無息

博厚外無載物故曰所以非推深說話直要發博厚從  
至誠出載物自了了矣又要是履說博厚乃合之指載  
字有法 籠罩一節 載字極難發揮看此苦心  
此旁証八面玲瓏

悠久無疆

至誠自具一無疆直合天地以為體焉蓋悠久本于無息  
天地已藏至誠中矣故天下莫解配無疆之妙也嘗觀天  
子建德臣下每不能徽揚休盛但祝無疆以媚之豈神明  
天縱固若是其萬壽哉誠挈其至自無可窺其缺急斷續  
之處分配合配罔非性靈自為環轉則所以成物之悠久  
又當進配地配天想其合一之妙矣痼瘵之至性紆摯而  
罔攸盡誠恐匹夫偶傷頓貽王事之耻則輜軒米詢直欲  
以一日周年彌綸之鴻猷盡徹而無不訖即使萬物各  
得豈滿聖心之憾則明堂法制且直以開創鼓中興觀成

物之無疆而天地之無疆在是焉有至誠之悠久而至誠之無疆全挈焉天下事迫于時會之恰協急疾則有功悠久似近迂緩之所為至誠蚤絕闕茸與天下共奮乎行健不息卿尹惟月大夫惟日入王省僅分其一節則縣邈無際中兩儀受其摩盪燮克固在剛柔未交之始卜年卜世金既永奠資始資生之互縮長此安窮哉天下理起于日新之蒸變屢遷則不腐悠久或反為執拗之所宿至誠蚤化堅深與天下同享乎光明無竟相時補救乘勢率作當天志已深其艱難則淪浹無象內上下茂其克融熙皞直在過存不留之域千斯萬斯玉燭嘗調示易示簡之默統

淵乎莫底哉吾蓋博讀經史知上古首出御世之主族姓各稱千億自堯迄禹太平數百繇夏而周黃帝不祧若非諸大聖人開天闢地實有敦篤無間之誠天地且以虛空生畛界矣第觀典圖刑禁有損益而無更張况悠久發本于聖學乎吾蓋旁通曆律知當今體道合真之帝德業俱尚溫文陽萌黃鍾壽考不忘陰旅無射元命自作若非諸大聖人挽天真地渾是朏懇難名之誠天地且以衰老謝南北矣載稽學較井田有勸迪而無馳驟况悠久無在非精理乎博厚得此安貞所以應地無疆也高明得此乘御所以合天無疆也至誠無息以此為極爾

悠久直是無疆並配字不必言了第要從無息掣取無疆本領則筆筆傳神按脉矣取無疆字有法昭成物是真脉不迂緩不執拗乃是至誠悠久每苦悠久說不盡說不真須此確証

天地之道

久也

天地無非誠之道故直可一言之也夫至誠所徵則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已全縮諸此故一言蓋盡之至誠已矣且至誠在上吾安能窮其所際哉但言乎天地之間曰博厚曰高明曰悠久而止是一言也不見不動無為先實有苞蘊甚深者其顯焉易見則徵而為配天地又惡能出其統宗哉即天地之道又惡得分其各屬哉吾乃悉舉以當不貳夫不貳匪天與地不貳天地與誠不貳也匪天地能與誠不貳誠不與天地以貳也大抵論道於所本則質言之卒無以罄乎其藏故博厚高明悠久在至誠渾無正

稱論道于所既則復言之益無以測乎其始故博厚高明  
悠久在天地僅為符合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  
也久也天下其未之知哉誠疑而敦博厚所以造天地也  
豈造天地者如此天地之道獨不如此則分博厚為地與  
直推博厚為天地猶是不測中人而無與乎至誠耳誠精  
而朗高明所以造天地也豈造天地者如此天地之道獨  
不如此則分高明為天與直推高明為天地猶是不測中  
人而無與乎至誠焉耳誠終而始悠久所以造天地也豈  
造天地者如此天地之道獨不如此則合悠久為天地與  
直推悠久為天地之道猶是不測中人而無與乎至誠焉

取大抵至誠無息實足鬱萬古之真鼓鑄其精神上蟠下  
際莫不發光芒以昭大道之有歸帝玉之道今古之道俱  
併包焉而弗之能外矧博厚高明悠久不過至誠之餘緒  
也哉至誠無息實足統太極之精苞攝其儀象內深外博  
莫不敦川流以蹈至道之絕隆參贊而後天地中和而先  
天地俱靜持焉而勿之有遺豈博厚高明悠久尚煩天地  
之印合也哉吾是以重言天地之道不敢有加說其間以  
見為物生物道中之力大而沉吾是以廣言天地之道不  
敢多增端其上更以見不貳不測誠中之蘊懇而摯若區  
區辨博厚高明悠久何以一言盡也夫天地並失至誠已

博厚等俱是至誠有的所以說天地便是說至誠須以  
至誠作主題有寓主于客此類是也 天地無非誠曰  
之道則直是說誠了第拓履載及不見等則不二不測  
俱現矣 每能先題一層故透 籠題更有解 故是  
重說天地之道

博厚高明悠以上文已見呆䟽即不得神  
文說天地即說至誠不費幹補而理圓機  
活字之精融

### 萬物覆焉

天不能外誠為履道之所以不測也蓋天生物而至誠生  
天天固誠中之一物也履非不貳所為哉且聖人在上高  
明所以履物則已不立配天之名而標帝王之盛矣故本  
真實以衍氣運天固受其含苞秉無妄以大雷行物自茹  
其冒疇是誠主造化之全而天運造化之變吾欲于空虛  
莫必之處觀天之履正不若即至誠所履之萬物証天之  
不貳乃足與天下共神其不測蓋天之徵惟萬物其必有  
不息于萬物者智詐各捐則肫懇始有以相接至誠以身  
與其事故發皇日煥總無以薄太始之藏天之成惟萬物

其必有無為于萬物者。情識俱化，則敦固愈有以相滋至。誠既道處其極，即行生日宣，究無以窺性先之奧。覆于無窮，實覆于昭昭，是之謂萬物覆焉而已。大抵天下不能無所托，無所托即一己之血氣。心知其紛難厭，難戢，何啻萬物之躍而思售，而托命惟誠行健有自強。又何在可參之以虛，不必物物予以丕冒，罔不各領精堅，立大命于敦篤不敗者。天固若是其難量焉耳。天下又不能無所宰，無所宰即一刻之形著動變，其散越而往，底滯而歸，直滋萬物之別，以為居而宰化。惟誠維玄，有皇建又何在不敷之以錫，不必物物叩其仁愛，罔不全受。翕聚運大化于巍蕩。

無名者，天已若是其自然焉耳。蓋大德自古好生，而珠投璧抵，王者愈以見其貞廉奉至誠感神之義。翔洽萬物，天乃得安處其上而不勞，則洋洋發育，不妨風霆並肅。普天渾鑄于學問，悉數之而不能終。吾獨以一言括之，非深察乎覆之所繇來哉。乾道止此各正，而典樂制禮至人每大。致其綢繆，罄文章備美之觀，宣昭萬物。天始得範圍其中，而不困，則因材而篤，不妨儀象同涵。千載鼓盪于太和冥會之而未得解，吾獨以生物徵之，尚不頓悟乎覆之所繇。全哉，物者誠之無不至，天者誠之無可至，以萬物為誠，即天皆可受覆，以誠覆萬物，且烏得測天所覆，此真不貳之。

說歟

覆焉正所以覆物故說天生物實指至誠乃合補出至誠非即以天見至誠亦非覆皆不二所為覆萬物則可測萬物覆則不可測矣入微字成字不息無為字是脉逆出昭昭及字並透大哉聖人作用題無遺蘊精摯至此不二不測滾作一團

純亦不已

直括天命于純至誠所以無息也蓋有至誠之純天命不得並衡之矣故不已者無息也且至誠不易言則借天地以形言之誠中之天地不能正言則借不貳不測及不已及言之雖然不已言天猶是無息言誠必直究誠之所以至極上天之命且受造其中至誠乃卓然為天地主詩之言純以德也而所以不顯其純者至誠也矧精神于聲臭俱絕之始并誠名亦所不立博厚高明悠久不過觸物則流而深深難罄者於穆舉非至當之稱統乾元于天人共貫之大并誠相亦所不倪不見不動無為庶幾握衡而運



而淵淵藏始者不已尚非追本之論何者純亦不已天下止此至誠焉已矣物櫻薄于太虛還真以至誠之太虛政非于物有純功也一物未生之地今古上下統此真摯之流行戒慎恐懼夫有苞馬者矣純乎精明則純乎懇到不敢漫言純以希至誠豈分功不已証至誠之純哉純中所蘊隆若是無窮焉耳物秉極于無妄正凝以至誠之無妄又非于物積純氣也萬物未動之原呼吸聚散總此神力之團結修凝闇淡夫有沉焉者矣純乎精微則純乎峻極不敢舍至誠以求純豈執純印不已尚稱至誠之純哉純中所含攝若是難名焉耳所謂微者正在此道不于發而

于藏非發足以測藏其藏不純無問乎發也至誠養精嚴于內所以葆此純者渾無可象從所徵進求之仍精嚴不漏曰明曰旦日陟降于聖人則古來在帝左右之歌不直為至誠傳神哉所謂配者亦在此道不于對而于獨非對足以貳獨其獨不純無問乎對也至誠勅時幾于先所以鍊此純者萬無容指從所配統質之仍時幾惟虔不覩不聞日往來于性命則古來自強法天之學不尚為至誠咬視哉故言不已非盡天而直盡天之命言亦不已則天全造于至誠矣純故也純者何至誠無息也

純自不已亦者快辭非抑揚比勘語意須說得渾成乃

是結語須括盡通章乃是結體從來為文神脉難肖正  
以虛泛失之耳純是誠之所以至天道已統括其中  
每括本文俱以議論行故不枯不支

大哉聖人之道

推聖人以明大道始有關於天下焉蓋第言道而不準一  
人以明之將有震于其大者孰知聖人冒天下之道哉今  
夫蒸之為一世之學扶之即千聖之統者道也顧道以教  
修則天下毅然于人有權道無權教以聖著則天下曉然  
于道有量人無量懋功達化乃足厭服修率者之心而克  
勤證入焉何者太極不結空虛之撰則生聖即道之自行  
其靈况道術莽出又有迫聖以不得不建皇極者故必俯  
仰觀察暢懿美于厥躬為主持天下之宗天子不倡寂滅  
之學則闡道即聖之共彰其統况聖功多端又有逼我以

不得。不造。大命者。故必前用宜民。著功名于天下。為開闢  
後人之徑。吾是以直揭之曰。聖人之道。聰明之哲。帝者主  
之名。物之盛。王者主之則。道之握其全也。萬象一身異形  
同體。千古一息異世。同神則聖之會其通也。大哉。豈無端  
之寥邈也哉。洗心藏密。與嵩愚共葆其光靈。乃流行者。數  
幹貞者。理理以御。數而叙疇。畫卦胥本。靈光昭著者。以宣  
道于肫。摯不浮。蓋神餘世外。而用以體鑄也。不然。鴻濛以  
前。道幾無解于寂寞。何共推開物成務者哉。大哉。豈虛恢  
之浩博也哉。研幾日新。與品類敬守其神明。乃無為者。理  
有為者。勢勢以達理。而彰軌綏猷。皆從神明之推盪者。以

造道于變。蓄不息。蓋功深內治。而量成莫載也。不然。創制  
以後。道亦何恃以通久安。所奉紹明闡繹者哉。蓋天下曠  
然無盡者。惟身世之故。中和必期。其交脩則事變。逆乘而  
攷。秉甚。摯權輿。罔數而度。務嘗靈時措。所以成已物也。道  
固有範圍。不過者。賢智不必過。索遂以極形者。變化之盛。  
天下穆然。無際者。惟性命之間。誠明還祈。其並濟則藏息  
孔深。否泰轉乎。願力應酬。靡馨進退。裕于觀生。慎獨所以  
宏參贊也。道更有俟。後不惑者。隱怪不必。後迷遂足。殫喜  
怒哀樂之全。然則盡其道之謂大類。情通德儒者。不得徒  
託為廣淵。全其人之謂聖。遜志時敏。君子寧得震驚為絕。

謂大哉聖人之道天道也此中庸立教之義也

道何以尚大于聖人直是聖人能行道而修凝意已俱  
有了故聖人字要婉轉別發若單發大字便走却全章  
神意是從來誤處上數章至誠說到聖人始有着落  
下數章句句從修凝出直到天下至聖結穴中庸一部  
大機軸盡在此題故非小可 是為君子說法 後二  
比一縮廣大精微等一縮上下興容等

### 大力包含名言濬發

洋洋乎發育

二節

聖道之大合物與天總藏于禮焉夫道必有所以大者發  
育峻極禮儀威儀疇非聖人之為乎且聖人在上萬物豐  
隆昊天天下濟四海各安勅叙惇典而罔攸斃不知實有道  
焉獨挈開天立極之大其聖人之功不可誣先舉之以示  
學為聖人者知天人上下罔非聖道所磅礴爾上古物屯  
而天蒙聖人為之齊政封山弼教明刑直闢性命之奧故  
寅清之咨皆從聖人之齋戒而開當今物盛而天彰聖人  
為之致中導和宣伏通幽直統參贊之全則創制之庸還  
從聖人之懋修而建大固不可一言盡也洋洋乎首出而

定天下之極四表光格莫非精誠所顯叩其補皇綱緝帝  
維要令萬物以見用于人為快則飲食通乎神明龍蛇馴  
其性律呂協乎上帝鳥獸達其音開闢所以傳煉補之奇  
皇建而濟天下之變智勇機略莫非仁愛所周通其熙帝  
業躬大統要令萬物以共秉一王為尊則水旱遣告方岳  
剛柔化物之體賞戮奉命圭斧茂對調物之元太極且深  
仗彌綸之義惟天發育萬物惟萬物亦能發育天極于無  
極者有為發育之極者也惟天極于峻惟聖人之峻極于  
天峻于無峻者以發育挈峻極之總也當其時震疊懷柔  
以禮百神肅乂哲謀以禮五行平章協和以禮兆姓品彙

疇非發育峻極之大藏則借藏沛則俱沛優優大哉天何  
以居一物何以號萬盈天地之間者惟禮禮儀威儀聖人  
禮之威之也三百三千聖人百之千之也抗隊有宜疏數  
有等海隅出日咸迫效血氣尊親之應萬物始震動恪恭  
不敢自逸于天下穆皇有本賡濟有文吉凶賓嘉皆式安  
觀盥不薦之誠上天亦雲漢昭回以丕應乎聖人發育峻  
極禮儀威儀蓋俱莞于一人之身焉矣用是知聖道昌明  
悉觀之不能終其數聖道淵摯返求之可以挾其蘊君子  
修德凝道又何不與聖人共大哉

發育直是聖道發而育之與禮儀等一類正好看聖道

行處若離却聖人單發道字便通章神脉盡失了徹  
底喚起直到君子單法是元解題入妙縮合  
盡致仍挽到發育峻極上結出君子故是言人道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物與天皆大賴乎聖人則道以此為量矣夫至天生萬物  
而非聖人之道不足以發育之峻極之也天下事豈異人  
任哉今觀立千萬世之極者必推神靈天授昭首出庶物  
于天下使非真有以周萬化之通而上陰陽之副無論道  
乘乎空聖人且曼乎其不可及也橫覽卑高而日陳網緼  
磅礴之致人力既足贊天又何必致疑天人之有两哉道  
之大以聖人洋洋乎體備隆于高深初不必亶聰果絕而  
加大自足舉衆則合天下為彌綸者無在不受聖人之生  
成開闢所以動驚非嘗也精氣貫于太始抑豈必鑄形多

勞而理至自足通化則統帝命為呼吸者無刻不傳聖人之淵茂世界所以日新弗倦也今且以盡物成物與履載物第天之峻以示人會其有極乎則中和致而萬物育何以歸之發皆中節者乎四靈必有為畜百貨必有為聚在聖人想亦大致其綢繆而頓至合萬品森森暢一己之藏一猶夫無外無內名理斐疊其未艾也于此為聖人之所積並於此為聖人之所敷盈天地咸我之不得辭矣植必求無芸黃動必祈無天札在聖人業已深通其蕃變而竟至環萬彙熙熙象周身之腴一猶夫或顯或晦功候怡協其罔遺也于此為聖人之所致即于此為聖人之所繇盈

天地咸我之不容已矣蓋我所初見謂之天故始而命之在太<sup>上</sup>之中而未逮乎下我之精神謂之天故嘗而行之為神明之事而自升其形極于無極者發育之極為之也峻于無峻者發育之獨造一天為之也帝王舉事每足助天所不及故功德丕盛帝天亦畏其明赫之逼而仰觀不敢虛稱玄默者凡以見道之在聖如此其閎邈也大明終始徧塞六合天下豈有無本而然者乎聖哲撫運又足先天所未有故精誠既鬱上天已服其高卓之模即靜察不禁揚詡無際者凡以見聖之用道如此其浩蕩也志壹氣動化與為徒天下豈更有因任自然者乎修德凝道固君

子觀發育峻極以得之矣

須從聖人透發所以凝且行處乃是贊聖人不是頌造化發即發皆中節之發若認作發榮不惟與育字重疊且所為洋洋充滿者何物峻極正從此出下句第加一于字耳又須留君子地步乃合物育發俱有原本

語必驚人要由於見理之真尋脉之細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凝于德性君子以尊為至焉夫藏德于性則淵然藏問學于尊矣君子直握大道之凝哉且聖人立極于天下其所以括發育峻極之全者未易窺也而問學出其中矣顧問至希夷天命咸耀其靈學窮罔象今古交動其故至道凝于至德君子猶不敢尚以德至也還而邈之性君子並不敢以德性為至也力而返之尊既為大道所統滙之其人必有以苞不可殫竭之隱置其身于天地未起之先則滿盈茂對內力之發皇彌厚既為大道所蒸變之其人必有以應無能整舉之模拓其量于經制既備之後則諮度



考訂本統之隆重益深故君子修德凝道問學之事匪一端竟也乃君子惟尊德性而道問學焉無所斲者戒懼之功而戒懼惟德性所為通于中也至中全縮于戒懼君子真無與為極者洋洋聖謨何燦然詳著于天壤間乎問德于性還學性于德要適滿乎尊之之用而實皆尊所自蘊之道焉爾無所偽者自成之精而自成惟德性所為合乎誠也至誠蚤決于自成君子真無容姑待者優優聖訓何森然備載于千百際乎以德問則性尊還以性學則德尊要力致乎君子之神而已皆尊所全挈之道焉爾蓋天下皆德性則以無不有為尊天下總此德性則以無一有為

尊即知天知人直挾此尊岸然百代之上而於穆不已之大力尚不知超絕何域也君子豈不與先天之聖人並大德性日底于凝未嘗不以萬物為尊德性日沛于行未嘗不以宥密為尊即作禮作樂直暢此尊巍然千古為昭而肫淵無倚之神明尚不知持循何融也君子豈不與繼天之聖人並大故學弗能弗措問弗知弗措總曲盡其尊德性而統仁智以為德自誠明以為性已足藏乎道問學君子修德凝道固如此其至哉

說尊便屬問學是以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總問學事第要發得尊德性而道問學不似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

凝且行俱在是矣。德性字故須分明。起處直本章  
脉。卓題問學字已極無上。不振喝其人。何以尊取道由  
性生德。說到中上是天命之性。恰好縮住。戒懼說到誠  
上。是性之德也。恰好縮住自成。洋洋優優。尤有妙緒。  
知天知人。王天下章之不驕也。作禮作樂。非天子章之  
不倍也。說到此尊字本領始盡。思也。思字豈不與樂天  
不似。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肯容。  
致廣大而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  
道又以致而盡者為凝。君子尊德性之功至矣。夫攝廣大  
於精微。聖道所以凝於至德也。致而盡則其人不與俱大  
哉。且道之大必於聖人。其有不推而廣。不研而精。不與而  
微者乎。所致者中和是藏天下於未發也。所盡者人物是  
充性命于有象也。何外何內。亦何外非內。故稱凝焉。尊德  
性而道問學。功固不可一言盡爾。立身萬物之上。何者不  
履我以發育。而必綢繆繁曲。則境罔所不至。貫深渺而  
達千百之表。君子所為莫廣大于精微也。加志昊天。之原  
何者不入我峻極。而必多寡質文。則神罔所不退洗。周元

會而建儀威之隆君子所為舍精微無廣大也是安得不致而盡之哉性合天地以成體故廣大交備聖人已受致其中戒慎以致位恐懼以致育而直此莫顯之微克收純粹以歸精惟德盡性則精何廣惟德縮道則精何大夫亦曲護此微還其莫致而至己爾性本誠明以定則故廣大無名聖人第致嚴其始繇動以致變繇形以致化而直此近自之微克滿神變以為精精起于微則大盡于廣微生于精則德盡厥性夫亦力底此致還其盡總無盡焉爾夫允務相反皆有濟我之實所愛惟問學而合乎人間之綜應乎世世之節非可執臂相守也闇與相會而俱全道惟

虛澹沐浴彌深亦廓然無一物礙之矣故不必持精微以量廣大豈非洋洋在上繫一方者營萬有忘大共者叩希漠哉抑人世多端舉非驟遺之緒所主惟問學而有非用之所居無非體之所冥必有先物而統者動稽所應而俱一專內養榮志氣益尙竟蕩然與玄造俱往矣然究不得曰致精微而盡廣大豈非優優常涵人外之靈愈羅愈懇迹外之意不銷不暢哉古帝王之治天下濶略大變以為取天下之資周詳綜密以為治天下之具君子凝道之功非可一言盡也即致且盡固宛具一大哉聖人之身矣洋洋廣大優優精微總只一德性致之盡之皆問學直

須覩定聖道透發即廣大即精微徹底無漏君子所以  
與聖人並大以大字括廣字精字微字是解致盡皆  
從別章取是竅廣大精微滾作一團融化發育百千  
等致中和致曲總是致莫顯乎微知微之顯又以  
純粹挑精神變炤精皆有奧悟每讀數句意盡理真  
居然典則此等題怎容得一字淺腐

敦厚以崇禮

禮為凝道之實君子直於德性崇之也蓋德性足以敦天  
地萬物道之實于焉崇矣故厚外無禮至德所以凝大道  
與且發育峻極何以全蘊于三千三百中聖人立天下之  
道禮焉已矣則凝道者於天下至精切求之君子豈不與  
聖人共大而必歸本于尊德性何也聖人之禮貴行君子  
之禮貴崇非得其所以崇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  
生不茫乎無主哉吾思天下無空結之撰精神既摯已無  
物不醞釀其中藏則聖修敷則皇猷運會聽其自轉而宰  
制之統不渙天下亦無易竟之功氣志既深更無物不刻

鍊其內下則盡人上則極天皇極歸我攸建而歛錫之揆  
自貞若是乎其厚也敦厚所以崇禮則君子尊之之極致  
焉矣有一不森羅萬有而非敦有一馳騫萬有之意又不  
足言敦潛天潛地之先獨致精神于於穆德性者萬化之  
奧也厚其所自始禮已受其真麗厚其所自終禮更導其  
中和洋洋乎役使群動而淵乎未散中固有底慎罔懈者  
爾有一不涵育運會而非敦有一呼吸運會之意又不足  
言敦亘古亘今之神獨翕元精于太始德性者三極之全  
也收聖入于性命厚所以造經制而彌天壤括大業于小  
心厚所以定訄謨而藏辰告優優乎經緯萬端而肫乎無

名內固有堅貞莫破者爾夫崇道固大人之正務言禮而  
質文奢儉不已滋乎抑觀玄黃未剖誰造清寧禮反大道  
所自正示人以性始不可磨滅柰何不亟遡其原而自小  
吾厚哉敦則獨發其凝之蘊焉已矣守禮亦學士之深心  
言崇而參贊位育不太浮乎不知經制昭垂卓越彛鼎禮  
踞至道之宗正示人以誠中自涵精彩柰何不亟大其功  
而自隱吾厚哉敦則直挈其行之全焉已矣大哉聖人之  
禮發其源于誠明故巍然天地之間禮中更著乎其威大  
哉君子之敦鍊其功于戒懼故卓然聖人之後敦中已苞  
乎其崇修德凝道之實際蓋如此

獨着以字明是禮乃聖道實際故優優直足盡洋洋不  
但厚外無禮說話是以須該盡發育峻極及廣大精微  
等乃合敦崇字真象乃見通章把柄處于千百處求  
禮則是禮非道于敦厚處求禮則道即是禮所以為凝  
道所以為君子領脉老確逆起崇字大有局陣  
挑發精盡

本諸身徵諸庶民

重其身以為徵民之本天下俱涵于道中矣夫合天下于  
一身故本莫重焉庶民特其徵者爾且聖道凝于其身則  
當未受命為天子之先已無日不挈天下于本統故一出  
而萬邦歌其敬應要其身之自為淮浹議禮制度考文罔  
不會精意以磅礴此至善之極也夫道在君子非所稱共  
信共從者哉而君子不敢本諸民以自徵也天子大威福  
之極當凜乎以敬慎自勅何在非嚴我昭格之地而以為  
推準無所不叶固一道同風廟堂之學修道下布于民間  
聖王躬典則之貽必淵乎以懋勤自範何往非達我精氣

之流而蚤已昭融無所不暨其作禮定樂百代之章程總  
握統于皇建身其王天下之本特首按厥徵則已有徵諸  
庶民焉者上古制作之精不可測君子其聲律身度者也  
彙帝皇無徵之善披盪于就雲望日而本體莫破其淵涵  
則當代車噐冊書俱統此天德之固有以隆其根而鬱其  
象庶民無以異百骸之灌輸天性所以遍徵于形色乎大  
儒表章之法不可易君子其彰志貞教者也舉至人未尊  
之善揚屬于宮中府外而本性莫滲其秘密則王朝典禮  
兵刑總惟此至道之微有以深其爰而沃其息庶民無以  
異五官之各正道教所以疊徵為喜怒乎蓋借庶民以驗

我身猶是起見于寡過之餘而內力既摯直以一念闕天  
下之會通何身之非民何民之非身靜吉之謀可以自斷  
惟日其邁者不雜著于菟極之風聲也先正身以觀兆民  
又將分志于天下之大而聖學日篤直挈大共作一人之  
齋戒身亦可為民民亦可為身修來之誥原無終窮基命  
宥密者寧介慮于宣昭之義問也然則君子之道固如是  
其有本焉矣察四海精氣所聚以致德位之兼隆居上所  
為不驕攝萬世攸同所蘊以立用專之防維為下所為不  
倍三王天地鬼神後聖具舉其中而謂非有得于知天知  
人也哉

曰本直是三重都在身上有了庶民第微馬者所以為道而三重並不足以名之矣。本字明是有字知天知人俱在須縮盡上下乃見本章扼要真神。直從尊德性發源。入善字。領信從逆起民字。身字中有不驕在。仍炤上馬下馬不走故字。並挽到上章修凝所以無盡。

建諸天地而不悖

天地皆君子之身而建直縮于道中矣。蓋天地惟有重始建。豈有自悖其身者。此所以並能寡天地之過與。且王天下者出而天地乎。天下是兩儀。及一君子若二也。然而統之身。並不得著其為。參天地贊天地。直此巍然鎮立之神。磅礴于下。蟠上際之間。縱聖人以全德補救。既有其力。契天地以至性。嚴翼弗斁其心。本身微民之學。考三王已並。三王之天地考之。况今日之天地哉。夫天下亦有以悖為建者矣。不移其居。燮克奚用上古補浴之能。不聞乎然而罔攸考稽者。天地越其會而不建。則乘六御天時。幾所為。



備勅于身不矯其狂掀揭奚施東西缺陷之說或然乎然  
業有至隆無上者天地滿其量何必借彼之建則通德體  
撰化精所為全鬱于本苟以天地為建是建天地也建諸  
天地則無往之不宜者君子之道即建有然者何悖焉天  
下惟德性既尊峙然不以天地為命故郊社禋祀齋戒也  
非昭格也天地德刑同運君子建諸德天地性情互縮君  
子建諸性淵乎萬化之苞蘊氣志皆屬吾身疇測其壹之  
動之乎時而匹夫勝予即天之下于地迺成其尊爾天下  
惟問學既道挺焉不以天地為法故畫龍叙龜誦讀也非  
觀察也視聽即天地之問君子建諸無聲行健即天地之

學君子建諸不已敦乎一元之團聚乾坤合一在身疇悉  
其陽之陰之乎推之錫汝保極此太極猶能生天地何如  
其道與君子為天地之信已久而更能信地之不悖乎天  
召呂者律應景者響居陽治陰如是也故聖神在上星雲  
復旦言欽若而封禪具焉並行不悖不過獨行不違已矣  
君子為天地之從已久而又能使天地之不悖乎民保定  
者日用寅敬者析因互相救持如是也故帝王御宇箕畢  
惟好言小民而歲月省焉不倍天下始真君子不驕已矣  
總之一念之清空即造天一念之沉深即造地建諸天地  
者明天地不足盡君子也天地不足盡君子又何往而非

君子之道哉此王天下所以有三重與

三重中陰陽道理具備是天地直在君子身上建正所謂本諸身不悖直如徵諸庶民耳若在天地上下括發便愈說愈不透了自有可建故不悖出有別法平悖字先高一步諸字着眼故有全神德性問學捉定身外字言人民映合天地用信從又精研天地不致

行而世為天下法

本身以為行直合世俱成其重焉夫君子先天下而立法行所以世為天下法也豈得自萌一奢願哉且王天下都本天人以持世何者不足括百代之精神而行其著焉矣網紀達于燕及天且受行之範皇極通乎海甸人咸景行之模有三重者有此行本諸身者本此行是君子實以行為法也吾故于世為天下道者再按其法知君子動而為行固上觀三王中合天地鬼神立百世聖人之至者也集天下於大統在先振其為天子之氣本朝所貴昭代自為一書撫金石則仰壽考之型即異世聞風亦故府之方冊

有以懋謹而罔敢隕越。蟠天下於克定。必先攝其為萬年之圖。大統所同。王制不過數事。入宮廟則興師保之敬。即後聖崛起。亦上遡夫。芳規有以統括。而較若畫一。則知天知人之行。不既有世為天下法者乎。德性者。宏綱所由托始也。基命宥密。蚤以金石彝鼎。關千古之危微。一事不足垂法者。已叅戒慎恐懼。以防之故。當年之議禮制度。考如行其所徵。則日月互昭。行其所信。則風雷交盪。所為統運會而闢其極。爾問學者。大猷所由兆端也。皇自敬德。更以盤盂几杖。兆萬年之奢儉。有一時或足梗法者。已握神奇。變化以推之。故今日之議禮制度。考如行其所尊。則稱天詔物。行其所從。則法祖。弗護所為。先時幾而勅其大爾。蓋帝王立無過之地。寡天下之過。即並寡世世之過。所為法者。不必行際始見也。不動者無形之法。邈厥元命。得其元命。則形骸罔能外。不依然。君子之身哉。帝王止至善之全導天下之善。即並導世世之善。所為行者。又不必為法始行也。無求者敦庸之行。深于洗密。得其洗密。則神知罔弗通。不淵然。君子之本哉。總之修德凝道。以來君子。原未嘗以行驕天下。故四方攸同之世。自不至以法倍君子。王天下有三重。不於知天知人。愈識其故也。與要說為天下法。非天下法。世字故無碍。乃是洗剔有字。

本字若是世法君子則直碍上焉者段將本章有兩舌  
乎此處急須透醒出之一起已盡章意每入來脉

有法德性問學是行字大主柄不用本文入窾導妙

為字要讀得重挽到身字本字故字不漏

縮定遠脉近脉勘入精微乃有此博大雄深

氣象

行而世為天下法

法取足于君身行之所以重也蓋以王天下之三重為行  
故不第為天下法然豈奢望之世世乎哉且聖道凝于其  
身則當未受命為天子之先已無事不足垂千載之憲挈  
綱紀于基命天鑒凜其精明定經制于性靈人心森其嚴  
翼知天知人君子實以行為法又何天下後世之過不俱  
寡哉世為天下道者動而為行闢天地所未有神武任其  
英絕要確乎其不可易道處其至則聖子神孫率迪昭考  
彝鼎特隆于天廟宣氣數所必乘聰察隨地敷錫還廓然  
其無可私善立其全即滌夏盪商對越皇古金石渾鑄于

聖學王天下之行固實有世為天下法者乎興王類資天  
縱法君子幾近于無微然我足致應正不必求其應以實  
之也議禮制度考文煌煌乎日星雲漢之不晦暢皇靈之  
赫濯範帝降之準尺有一事足作萬代之師制器尚象皆  
全力所苞攝况典章文物之大哉所為固如是不可磨滅  
焉爾天子峻極無上法君子或譏其不尊然理足壯勢正  
弗能高其勢以越之也議禮制度考文昭昭乎河嶽神祇  
所共見開萬物之平康建聖人之權衡當初服已造無疆  
之曆典圖刑禁皆天德所洋溢况神明變化之餘哉所為  
固如是無可懈歎焉爾然則大一統之盛模在先振其大

居正之體齋戒洗心直從不驕中洞盡上下四表之光格  
身世純乎以誠相貫盥乎潛糾于無形糾則罔所弗糾後  
世咸悚我龍雷以建皇極為錫庶嚮威日秉于陰陽行盡  
天下不猶是細行必度歟大有為之聖業在早端其大無  
我之量休洽自運直從尊性際括盡高明廣大之本原經  
濟純乎以靜相協百王預筦于寂若筦則罔所弗筦後世  
亦攷我功侯以敦主治為集成昭敏受毓于幾康行盡天  
下不猶是庸行無竒歟行其所信惟君子不可信者不行  
行其所從惟君子不可從者不行吾蓋于知天知人識其  
故矣夫三代之祖皆在二帝陶鑄之中讀外紀萬法無不

本黃帝者。禘郊至今不祧。然譚封禪征伐多借焉。此刪書必斷自唐虞。

不倒題面一字。遂使章脉題神了無滯碍。只要讀得為字有力。將有三重本身等。俱打入行字。並不驕皆奕奕。逼現所謂為文須占上流。道字善字有眼。即用無微不尊。掣取為字。不走本身一線。仍用知天知人。

理解學識規模氣魄無一不臻絕頂

上律天時

天時自至聖出。而所以為上難言之矣。夫仲尼豈從天時律哉。有所以苞上之全。故想見之上律如此。且天下聖無可加之處。必高舉而至於天。至聖出。直併太極儀象。渾括其中。亦誰得專。以上言者。故時措傳德性之成。時出。爵尊親之與。人皆曰。仲尼聖之時也。孰知時僅可名天。正不足名我仲尼乎。然吾正不能不想仲尼于上也。積精自固。探之莫窺其藏。意於穆不已之天命。或如此沉摯焉。然天命有越。立命之宗者乎。疑極自深索之。莫測其至意。至誠無息之天道。或如此鬱勃焉。然天道有出。統道之全者乎。則

仲尼于上為律。天時自不得不歸其範圍焉。爾大凡立一  
渾鑄之局于此。千萬年舉不出其故。則法律稱焉。仲尼之  
渾鑄。夫有超然法律之原者矣。誠不知上蟠精氣于何磅  
礪而戒慎恐懼。早已調兩暘寒燠各若其中和之真。即帝  
王開天立極。猶就天時為參贊。孰與先天弗違。不過僅分  
精氣之上蟠者哉。大凡結空虛之撰于此。內外際渾不解  
其蘊。則定律呈焉。仲尼之空虛。夫有淵然定律之始者矣。  
誠不知上察神理于何苞毓而廣大精微。早已攝日星雲  
漢式。協于高明之極。即聖人窮天觀變。猶就天時為搏玩  
孰與。乾天不過。仍是僅分神理之上察也哉。故謂天無時

可也。萬古止此。須臾而皆韜乎聲臭。俱寂之中。知我其天  
寧非我有約天。固不克自適乎律。無其始天。已受其蒸變  
律。無其終天。直聽其轉環。豈高仲尼而卑天時。上律固有  
神妙莫測者耳。抑謂仲尼更無律可也。天下止此。此至理而  
遊乎觀聞。俱絕之幽天。不可和寧。非我無極。天自不制于  
墟乎上之中。更有上即時之所為。育上之中。直無上即時  
之所為。化豈但仲尼主而天時從。天時正不足罄玄穆之  
之難名者耳。吾乃知堯舜中天文武。後天總非極致之宗  
高明配天。溥博如天。尚非追本之論。故有仲尼而天時從  
此出。則大德敦化也與。

上律對各句，故是川流所以能上律，是敦化德字已盡。是以下再不說仲尼一語，不直是天時自仲尼出，若括天時說，則天地大而仲尼小矣。故憲章句提文武則掄魁畏聖人句，提聖言則第一仲尼不啻文武，而君子圍于聖人，先輩細心處，正宜參之。直用末句，所以為故。妙知我其天，天不可升二解，直是形容不得，譬如意已出。

矜鍊歸於堅卓，沉實發為光華，燕許手筆自足，提倡風氣。

大德敦化

大德無不統而流，乃有其極矣。夫化若是其無盡，而皆大德敦之，則固無非仲尼爾。且論仲尼而必于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猶之乎論天地必于小德川流也。然而物隆所自生，道藏所自始，則川流之化，直總挈于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觀夷居之弗事，厚德所以難名，覽初度之皇揆，太上還同不已，亦可曉然于所敦矣。天下不一者，不敦高深之域，確然者，凝焉立帝王之極，還以造兩儀之命，天下不縱者，不敦上下之間，沛然者，塞焉握天時于何言，還真水土于富有，吾故無可名我大德，以為天下固有，大德無可名我。



大德何以無之非是以為天下固有大德敦化云爾試觀  
神明之撰二五是治將由無聲無臭推之乎抑由不覩不  
聞推之乎第覺萬化芸芸惟以敦篤無間者為奧府生天  
地後而一如天地未剖之初毋機動毋意馳內心齋寂既  
摯則致虛非親用之具已足經緯萬端幾見從來有如是  
其渾括者黃鍾之宮玄牝是宅將以資始資生求之乎抑  
以知性知命求之乎夫且神化融融直以敦崇弗遺者為  
本統即天地終仍此天地棲精之秘守爾極一爾心聖學  
安止既欽則定命有吹萬之滋究此韜合無際幾見從來  
有如是其淵邃者夫德大則化大而德何以大政任舉之  
而莫容匿者大也時而堯舜時而文武使非大德為能究  
脫淵浩浩之固則乘機邁運誰為衍之弗斷乎恃源而往  
故足應天下之求化敦並德俱敦而德無可敦政粹指之  
而莫能勝者敦也亦在四時亦在日月使非大德實足吸  
中和位育之靈並觀文察理誰為著之常存乎絕空而出  
故足蘊無象之全仲尼乎天下固如是大德敦化哉天命  
定其基宥密司陰陽之數至誠結其撰太極綜生尅之元  
亦惟有天地之所以為大可言已矣

敦正敦其所流故大德須在小德拓出乃是從祖述等  
說仲尼意若不敦則化窮若非敦化亦無處見大德總

要指點出仲尼大德意乃合。非一字縱字括仲尼獨盡。其形容更足摸神。大透發處說仲尼天地都合。故是精。不渾。亦以指點為醒發。故了了言下。明點仲尼無窮贊。嘆。其主意是仲尼題面是天地。須以靈腕慧心為之。乃為盪漾生動爾爾。

中味對首之變主與大發此語而皆言此語至西也  
西莫謂觀首乃此西也  
此言孰天不之者乃並無此西也  
張脚語皆之固似未幾此語非中而  
初莫容固皆大地却語我初西之乃動非大動而語也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大有本。不必更贊聖人矣。蓋有仲尼立天地之命。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下有兩大德乎哉。且吾論仲尼至極之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僅曰辟如也。則仲尼直先天地而作宰。天地其仲尼之可見者耳。然言天地固人所共見。言天地之大亦人所共見。孰為主是者乎。究之心目惟有恂恍。仲尼已日陳於上。蟠下際之間。而不見大德敦化。竟至此哉。此德達于聲臭之表。資始資生。協陰陽以無過者。應悟乾坤有會歸之原。堯舜文武特其中之乘。運而宣此德成于渾灝之宇。親上親下。符動靜以有常者。

遂明玄黃無滲遺之處。天時水土特其中之應念而出。嗚呼。吾乃今而知天地之不可一言而盡也。天如其大地。如其其廣。得此又何廣大之或畸。從來談天地之家。豈不多設義類。而義類愈多。精神愈隱。帝王神聖。天地豈必向之以乞靈乎。大德固有不必要。帝不必王。直挈脫淵浩浩之全。亦惟物真其樞。道綜其合。天地乎。固猶之位。育必本于中和乎。天可以包地。地可以涵天。得此又何兩大之對舉。即今推天地之撰。豈不懸探太極。而太極愈懸。實際愈渺。玄默無為。天地安所鼓之。以日新乎。大德固有不好玄。不好默。直筦教化。勉勉之。奮亦惟是行。欽厥止。明入厥闇。天

地乎。更猶之參贊。必統于至誠乎。而且祖述有所以祖述。憲章有所以憲章。天地獨無所以天地。是此竟空想于千古。不得體要。以實之矣。敦大則化大。並其流已。罔不大。天地並育于此。中天地不害。誰復有害焉者哉。而且上律有所以上律。下襲有所以下襲。天地獨無所以天地。是此竟尚摩盪于未知。不得全力以鎮之矣。德大則敦。敦大小德正。所為見大。天地並行于此。中天地不悖。誰復有悖焉者哉。嗚呼。高卑定位。為萬有造命。精微同見。其根隕確。無方縱。于聖立極。易簡不散。其樸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字要入仲尼大德。故是天地。所以為大。須要是天地。

似仲尼說話、乃為寫炤、若在天地外補出、直是仲尼似  
天地了、于章脉何啻千里、不一起豁然大闢、此字一  
句喝過、天地仲尼、滾作一團、詩紗在不點煞本題、每  
所以字、更是神來、一句收定、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  
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天德備足於至聖、故統天下而稱能焉、夫臨天下必容、執  
敬別、唯天下至聖、足以有之、則純乎天之學矣、且萬邦咸  
仰一人則聖、天子建業之宏也、萬綱具舉、內力則聖、天子  
藏修之大也、握至足為首出、盪富有為日新、渾厚精嚴、罔  
不各儲其本、生天下于不匱、其唯天下至聖乎、神靈降于  
帝錫、天地未起之務、皆有深識、定力以權之、日以聖人望  
天下、故足括天下性命、厚真我進修、式懋皇極、近光之隆、

學問貫乎天人百王必刑之法蚤有戒謹洗密以涵之並  
不敢以聖人高天下故足銷天下驚喜交冥于中和聿觀  
咸五登三之盛聖至則無能不至至聖統天下則天下舉  
無以測至聖不聞亦式聰所以迪謀而燠若也是天下萬  
耳所受裁也不見是圖明所以作哲而寒若也是天下萬  
目所稟則也不思而得睿知所以研幾而勅命也是天下  
萬心思所取衷也其間橫山海之量而旋敷堅厲之節聰  
明睿知不敢過不敢不及也至聖光格普被唯見乎仁育  
天下義正天下溥海內外總莫竟其深深之息抑且儼享  
祀之恭而復綜搜剔之巧聰明睿知無為迎更無為隨也

至聖大明資始直苞乎禮端天下智徹天下上下靈蠢舉  
無適其乾乾之學足臨者足容唯天下至聖為能寬裕溫  
柔足臨者足執唯天下至聖為能發強剛毅足臨者足敬  
唯天下至聖為能齊莊中正足臨者足別唯天下至聖為  
能文理密察夫兩實相窒則碍而不行衆空相摩必冲而  
受變有固其積乎無以環納耳天下雖大益一心而日進  
休恬何必呈能于聖作物觀哉中間則威馳弗若返德以  
自治先起則後鮮須本無我以為師足固其底乎慎以嘗  
嚴耳天下何象悟太始而俱成形器何不渾能于盡性參  
贊哉天下而有至聖在上當不憂臨天下之無據矣

須要說得像至聖寬裕等總自聖心出容執等總只完  
个臨字直痛發有字足字方見唯與為能即溥博聲名  
等恍俱傳出始為天下至聖若只發臨與容執等豈容  
執等已足盡至聖乎壯采英局出足字有字有手  
括得入化即以聰明句解下四段即題目即文章  
題已說盡故一語敷衍不得以我馭題則游刃有餘  
地而勝居無上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惟至聖為能容天下莫窺其所足焉夫冒天下而稱至聖  
則烏有不足容者乎寬裕溫柔皆內力勝也今夫帝王臨  
天下無在不以性量藏之其容性與容天下無異也安重  
而不遷闔澤已盡于無窮在宥而不驚德量已訖乎四海  
惟天下至聖始能攝萬邦于靜密則愛克康迪其原因有  
獨焉者爾故論容必稽其所以有之者聖人不為不測之  
行綜核而圖恢宏以飾兆姓也正惟坦易無私懸尊于中  
途任所酌之而不厭則固中無所封者境因得誦于此可  
決焉論容又必稽其所以足之者聖人不襲仁厚之象濡

忍而寡乾斷以博美德也。即此陽德日布貫決乎寰宇任  
所傾之而常洽則固預有所擴者業罔或圉于此為全焉。  
夫天下有至聖寬裕溫柔不足有容也哉。帝則順于壤擊  
海隅出日舉無究其在中之包涵者非寬裕所克仿也。惟  
至聖真中和之宥御衆以寬子惠丕裕實以保合各正與  
天下共納乎仁壽則化邁烝揖宛若兩儀四象摩盪于太  
極扶進元元而不慮精之勿給非其形之為矣。皇極敷于  
德又卿尹庶人舉莫盡其本際之周徧者非溫柔所克擬  
也。惟至聖廓性命之居德隅惟溫厚載從柔實以蕩平廣  
運與天下共躋乎吉康則功深子諒縱至井田學較苞鑄

于壽考。怙冒群生而不慮噐之或盈非其氣之為矣。稽古  
有天下之數功在精嚴者效捷而促功在渾厚者効紆而  
邈。至聖初起之精神已定聖子神孫之曆矧在德教一以  
為忠篤一以為憐怛安識其足容何自哉。即今臨天下之  
法威御恩而行外則起弊仁藏武而運內則開天至聖履  
露之全量原多揣時度勢之識沐其膏澤一以為和恒一  
以為肫摯烏究其足容何竟哉。蓋大德敦天下之流含弘  
所以無外立本握天下之浩巍蕩所以無名聰明睿智之  
至聖其足以有容又如此者。

寬等直從至聖出是以容曰有又曰足下溥博等意俱

在若第發容字正不足盡至聖耳蓋足字所謂全體俱  
備也。先出容字上一層。出有字。出足字。仍以  
至聖冒寬裕等。上下千古方盡足字本領。文尤精真  
百煉。皆出於其心。其言其行。皆至聖所為。其言其行  
皆至聖所為。其言其行。皆至聖所為。其言其行。皆至聖  
所為。其言其行。皆至聖所為。其言其行。皆至聖所為。  
樂共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惟至聖能教天下其足並非於敬求焉夫藏敬于至聖故  
無不敬齊莊中正則任舉一端已如是其足乎嘗觀惕厲  
者乾道之正無逸者哲后之心聖學實有先天下而嚴其  
幾康者而天縱既至第首出臨天下即所臨折求之神器  
不可妄膺庶政皆足警我明旦無刻不悚德機難以示人  
吾且何以測至聖之敬哉海宇皆吾性之自為高深故不  
悚及而加虔以一事提一敬不若以萬事渾一敬至聖所  
為大普其監觀也今古皆吾性之自為凝承故不戰兢而  
自慄以一敬統萬事尤不若以嘗敬當無事至聖所為深



涵其盥薦也。殆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乎。敬莫大於憲天無形無聲。已司於穆于勞戰。自知之內。又何泰壇升中。始修我憂勤哉。不敢微滲鍼芒。開聖子神孫之補苴。齊對明神莊端南面。中大圓而正大方。蓋並不知寅畏何機。猶過索其起伏之因乎。夫亦無在非憂勤焉爾。敬莫大於法祖。無動無靜。已迓陟降于在上左右之際。又何清廟駮奔始厯我震恪哉。不敢飾情嚴翼。滋官府中外之赫濯。無不肅者齊。無不威者莊。未發皆中。而無為守正。且並不知謹凜何象。猶或稽其戲渝之萌乎。夫亦隨地皆震恪焉爾。當今禮樂兵刑足煩至聖之糾虔者。何限而本足則末舉。性命迫

於孔棘矣。皇自敬德。直從一心極天下之曠。即尸居淵默。龍雷挾志氣為往還。臨天下固有此臨。汝無貳之精哉。異日用人行政。足縈至聖之宵旰者。靡窮而此足則彼應。天德勅於內力矣。永敬大恤。直從獨知畏天下之晷。縱銘几刻牖。緝熙緣安止為濬發。容天下執天下。固嘗存不自容。不敢執之慮哉。蓋恭必允。欽必玄。斯不落恭與欽之迹。光格日被。咸而繼之以恒。禮惟敦。平惟篤。斯不見禮與平之用。斐彛共懋。鼎而凝之以震。非天下至聖孰有此藏。敬于無窮者乎。

講上四字要得指數不盡之意。若酷是敬字。敬顧足盡

至聖乎。全神具舉，不出敬字，發足字。憲天法祖，大  
有關係。縮合臨字得法。縮合容執更入窾。確証。

獨能從至聖所以足敬處，婉轉剔透，乃不落敬字泛

詞。有海而無心，以歸神。神年非真神，不具斷與平之

不唯此。之氣若蓋，蓋必以理必言，惟不密非與，疑之與

隨融，融則融之，五感然，然則不可言，言其不自言

新味，依則以矣，未始不也。此則以言，不之也，然其小

有以入，言其以言，至聖之言，神言，言其言，此其言，然天

言言，然去，然則言，則天，言其言，此其言，然天

依此，棘矣，是日，若身，直於，一也，對不，不之，訓明，不也，然其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惟至聖為能別，其足有深焉者矣。夫以至聖而別天下，抑

安有不足者乎？文理密察，固不于別際求之，爾且帝王統

臨萬方，甚不欲有所大別于天下也。天德既踞，其至任所

往無不以性靈副之，則鈎剔本于敦篤，無俟苛索而苛索

者不能過吾。乃知至聖之別，猶之乎足，以有容，足以有執

足以有敬焉耳。開天雄畧，初不沾沾于細巧，而法律精嚴

即聖子神孫，無不嘆當日用意之綜覈者，歷鍊深于世故

故足範畫蓋代之聰靈，首出大體，豈必營營于策謀而訓

誠洞賊，即百官萬姓，無不凜當今著憲之森肅者，敏析凝

乎聖學故足起盡累朝之隱弊若是乎至聖不可一言盡  
即別之一端抑豈一言盡者章變受毓于無息川流尋本  
乎大德至聖之以闇為文以渾為理也機推無不刻入而  
天下第仰天子之嚴明不議天子之披剝陽德日升海隅  
咸景爛漫之光華卒不解才智天錫何頓舉人情物理幽  
者盡射遼者盡宣誰見有如是之文理乎莫破者非關卷  
藏不揜者非關體物至聖之以恢為密以靜為察也錯綜  
無不急契而天下第服天子之神靈並忘天子之先宅是  
非無私異代且感鐘鼎之燦布卒不解威炤性秉何頓舉  
陟明黜幽大者俱徹小者俱刺誰見有如是之密察乎蓋

盤錯所以試利器故辨高天下要完萬化之自然若有畏  
乎凝指察淵之名安見大度果愈于深心哉足有別者內  
光足通乎外得其本則別無可滲古帝所為首欽明歟繁  
劇所以攷割割縱判盡萬幾不驚維玄之空洞即或襲乎  
藏形見光之術安保飾慧之果合于澄涵哉足有別者高  
朗足融乎下立其始則別無可似盛王所為頌如神歟既  
于聰明睿智挈其綱聖作樹物觀之隆復于文理密察研  
其緒知臨行大君之中非天下至聖孰能當此受命而王  
者乎

是形容故非刻核只拈定至聖便句句合拍不必逐字

填發走却足以真神。無不練之世故無不讀之經史。此等題始無遺議。先反剔別字占上一層。每從全其神。專題。并剔透凝脂察淵等。乃是至聖。東處更見元識。四作合看其句句占上一層。早深一步透發。足有不待言矣。即寬裕等字各有典確老到處。此題更易混聰明句。此文有一字可那動否。

溥博如天

至聖有難窮之量。于天摹其象焉。蓋聖之至者量亦至。擬之溥博未盡也。復擬之以如天。至聖之不可幾及如是夫。且臨天下而隆其稱曰至聖。非以聖臨天下。直以天臨天下者也。故一隅自滿。固屬拘士之怕模。而廣略四敷亦僅尊崇之餘事。一人在上。天下文明。以為生其世者。蓋有大幸。而徬徨想像。祇此無可舉似之境。吾且何以贊至聖之大哉。試先即溥博極言之。溥博顯于出。而所出不知其為溥博也。乃以為溥博。則溥博既如此矣。即不知溥博者。抑何嘗不包冒于溥博之中。溥博適于時。而無時能盡其溥

溥也。聊以為溥溥，則已無所不溥溥矣。即不解溥溥所盡，抑何嘗不覆露于溥溥之下。意者其如天乎？謂天為溥溥，千古原無正稱也。但生于天者，窺天而莫可際量；惟天下至聖為能各予之，以生生得其本，則所生者大，生得其發，則所生者神。既大且神，是窺之以皇皇，窺之以穆穆，總無以肖其生生之原。夫亦肖其所難際量者而已。謂溥溥為天，理解亦無定論也。但化于天者，戴之而莫可名言；惟天下至聖為能蚤予之，以化化于有可化，則化以精，洽化于無可化，則化以氣，轉既洽且轉，是戴之則高高，戴之則赫赫，尚無以盡其化化之妙。亦仍戴其所不可名，言者

而已。人且曰：天有明且至聖，警之以聰，明天有流行至聖，承之以睿，智似乎嚴翼而不敢直絜其體，乃何以函蓋徧于羣動廣焉，而不匱施焉，而不勞。西北缺陷，天之無可如何者，俯聽至聖之裁成人，且曰：天有春秋至聖法之為容，執天有冬夏至聖融之為敬別，又似乎屢析而不可統括，其祕乃何以在宥苞乎萬古其來也。渾淪其究也，氤氳晝夜通知，天之不容自已，都全入至聖之範圍，總之詣造其極，既絕人以攀躋之路，德居其巔，更不開人以擬議之端，僅曰：如天固猶然，足有之說也。而時出在此矣。

溥溥前已說盡如天，又難執說以莫罄為形容，庶幾近

之此文呼吸蕩漾俱合而滿志處尤在透發至聖天  
字即從天下出已極形容入惟天下至聖為能七  
字于中比中大法大解說得痛快暢達後比更抉  
出實際經綸精妙極矣

天即理也理無可名如字形容不盡處自  
有妙悟然又何嘗不統至實也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尊親盡于血氣唯至聖足統天下也夫惟為天下至聖則  
所以尊親直通之天下血氣豈能外焉且論至聖至莫不  
敬莫不信莫不說固已化血性而融聲氣乃冒天下而稱  
至則尊孰尚焉至聖究不外此天下則親孰尚焉若是乎  
時出之聲名尊于無象親于無形吾始得即凡有血氣者  
而極擬之有至聖之聰明則天下耳目總血氣耳然必推  
血氣所自始則哲謀不惑于幽贊者血氣自麗于罔攸斲  
有至聖之睿智則天下心思總血氣耳然必究血氣所自  
疏則神靈大暢于萬邦者血氣早戢于弗可越而何論所

至所通所履所載所照所隊哉。唯至聖不知何以感而威  
嚴則皇建其極。霑被則帝順其力。若尊者親。咸足闢血氣  
之蒙。而遊溥博。引血氣之液。而達淵泉。天神龍鳳。賦姿竒  
偉。已足繫帝王有真之望。神明福饗。豐功厚業。大其象運  
世。自來虞夏商周。集其衡。豈必角材而論封建也哉。唯天  
下不知何以應。而望雲則嵩華增高。就日則怙恃永懷。為  
尊為親。咸有以翕血氣之靈。而容即為執辨血氣之倫。而  
敬。又以別強固精明。居心淵穆。人共推萬年天子之隆。春  
秋大一統。變禮易樂。畏其誅。臣子上貞符。和身睦家。周其  
化。况彼含鼓而安井田也哉。意其所為能者。超然尊親之

外。龍光不可示也。綸綍不可宣也。政教不可舉也。使有求  
尊親于血氣之意。則小民已從震疊懷柔中。滋其幾微。而  
安得若是其難窮。意其所為如者。渾然尊親之象。水陸樂  
為梯航也。上下樂為瀰塞也。溫肅樂為鬯達也。使有測血  
氣何以尊親之妙。則萬方已從元后父母中。生其驚喜。而  
安得若是其交忘。惟極擬之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乃  
真莫不敬也。莫不信也。莫不悅也。帝室煥日月之光。絃籥  
徹乎重席。京都錫嶽瀆之祀。郊壇赫其於昭。首天下而稱  
至聖。其此之謂乎。

直是極口形容。意莫不是盡辭。亦是快辭。然尊有所以

尊親有所以親直于敬信等抉出至聖來則尊微入妙  
故是形容盡頭處 莫不字用得有法 尊親直在天  
下至聖四字中 血氣字大剖 至通等只作一句 凡  
有乃真 入上溥博等一片神行 入能字如字融鑄  
更有解法 文章脉題髓直以跌醒盪漾出之非特眼到  
純是腕靈此等題固一字迂板不得

知天地之化育

惟化育從誠出故知惟至誠能也蓋無化不育即地亦化  
育于天誠者天之道也故為能知也且中庸言育皆曰萬  
物而惟化則從致曲極其變由大德厚其敦總挈之天下  
至誠是有至誠化竟不屬之天地矣况育乎以不知先天  
下所為順帝之則也以知合天命所為建皇之極也惟天  
知化惟天之化能育聲聞斷滅之域祇有太始真精磅礴  
其間今天第從知化育索解天已無以對至誠矣惟天知  
地惟天地知為能化育希夷難名之朕祇有雷行無妄團  
結其中令至誠第從知天地索解至誠亦無以對天地矣



誠能化天並能育地是天地皆化育于誠也而鳥乎不知  
誠能知育于化並能知天地之化于至是知且與誠俱至  
也而鳥乎不為能知知從戒懼原其始故當天與未取化  
育韜于冥至誠惟此虚心靜氣日傍徨于欽若誠通而天  
地見心誠復而天地咸章化育達于天下萬世而皆知之  
所渾而凝也知從幾微轉其朕故當天機恰逢化育兆于  
倪至誠惟此善端如神方蘊隆于片念誠往可以造上古  
之天地誠未可以造未來之天地化育藏于至幽至渺而  
皆知之所洞而闢也化以育此知育以化此知至誠亦不  
願以知自見而中所潛契神矣其知化育也猶夫從命知

性從性知道機候祇可自喻而惺惕因敢有辭不必言天  
地可也天地猶是知所上凝下真而已矣知化則化歸無  
化知育則育歸無育至誠亦不願以化育相衡而中所蒸  
變深矣其知天地之化育也猶夫天地知天地至誠知至  
誠按之渾無舉似即之亦無造端不得曰化育之天地也  
其化育仍是誠所出實入虛而已矣經綸盡化育之實而  
惇叙惟彰天戒所以克謹立本結化育之撰而嗜欲既至  
大化所以弗違無化不育無天不地無誠不知此天下至  
誠為能無倚達天德也

化如敦化之化無化做育不出正是誠字至誠正至此

處故能從化育處知不從天地知也若不拈合誠字便無透法便非為能

作如是觀 不知挑知直是末節固字不精理旋折纔

是說書文字 元 言妙悟斐疊欲盡此等題何以透快

醒豁至此卓識老法只是看得書旨分明耳 示發一

語下夫馬神脉怎出不

句法如子雲之奇柳子厚之奧而理蘊精

深則探源濂洛制義中能空所倚

傍自成一家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至誠則無所不誠可從無倚極贊之焉夫至誠之能既冒

乎天下不全具一其仁其淵其天哉斯亦絕乎思議之境

矣嘗觀道之不可一言而盡者縱廣稽其有關於天下有

通于天地舉無以測其中之所存故言之不足而咏嘆繼

之論次無名而摹擬先之此其人豈復形似所能盡乎至

誠之經綸立本知化育總之無倚也精理湛于太初莫察

乎細緼所自致縱神幽境隔無不隱躍以貢其靈積儲愈

深則磅礴愈大是當類求之研幾勅命之先聖功超于絕

倫誰析乎懇到所自披即時殊勢懸無不周通以洽其撰

灌輸愈徧則高深愈隱是當曲摹之體實達空之際肫肫乎天下之大經其有賴于至誠至此乎世非不有肇修人紀者蒸徹一己之忠孝則忠孝已自難解而况有統是為允塞者歟意誠全具一不忍之源故仁歷于誠而日相用誠留于仁而日相深無俟詳及乎恩義不倚仁而其仁獨至也淵淵乎天下之大本其有賴于至誠至此乎世非不有建中綏猷者沉涵一己之戒慎則誠慎已自難窺而况有宰是為太極者歟意誠備挈一不測之府故淵洽于誠而弗可見誠達于淵而弗可滲無俟取炤于散殊不倚淵而其淵獨至也浩浩乎天地之化育其有賴于至誠至此乎世非

不有欽若曆象者溥被一己之昭格則昭格已自無私而况有渾是為廣運者歟意誠蚤挾一不貳之宗故天生於誠而高高無形誠化為天而穆穆終古無俟印靈于履疇不倚天而其天獨至也蓋千古各有玄樞而要于其會不妨互予以不定之名仁與淵天其服習不必膠乎心神化不必離乎物能在天下至誠不有其能所以太極彌綸共見咸五登三之盛寸心本無異象而攝于其同反覺難辭其咸絕之嘆仁與淵天其望之若虛而至足者出置之各得而莫煥其樸能在天下天下無不可能所以功勳彰著依然執玄宰化之全吾且何以盡肫肫淵淵浩浩哉

是形容非推原非點証須勿倒拈一語勿遺却一字只  
挈得其字起便是至誠為能便語語个中矣天下天  
地用上已打着其字渾渾贊嘆焉倚之理出固字之  
神現不可知之根伏收得悠然無盡其回公堂

肫肫其仁

三句

極贊至誠天下無足盡其盛者也蓋誠既以天下為至豈  
天下猶有盡之者乎進其仁其淵其天而擬之亦曰至誠  
其盛云爾且誠為天道意惟天能叩其藏而天之下皆能  
見其顯也孰知冒天下以成能非所冒者之得窺先天下  
而生天非所生者之可量其化愈盛而蘊隆深厚之藏愈  
不可剖焉矣今繇其經綸立本知化出于無倚者思之是  
理之達于奧渺而業之流于盛大者也凡天下業之流于  
盛大理之達于奧渺者不能以質言之道在形容而已顧  
形之亦未可簡遽其旨也有大端舉之而得其槩者焉有

引喻歸之而比其合者焉。有觸類長之而深其說者焉。有  
即喻詳之而餘其義者焉。吾何以贊。至誠哉。觀于天下高  
之極于天深之極于淵。乃位乎中者。惟統天之仁。使非誠  
懋彝倫之叙。孰與際高深之量。著神聖之猷乎。其仁其淵  
其天。所謂大端舉之而得其槩者。此也。顧以贊至誠。則其  
類不可不求矣。我觀于誠。盡其性而性固不測。至于命而  
命果何際。乃措諸經者。多不解之情。夫既誠處三才之真  
自有以廣性命之蘊。其帝王之盛乎。肫予仁淵予淵。浩浩予  
天。所謂引喻歸之而比其合者。此也。今而後果欲以贊至  
誠。則其義不可不伸矣。我觀于誠。淵得之為下。有其上行

者。而地道成。天得之為上。有其不濟者。而天道明。仁秩之  
為倫。有其上下察者。而人道立。夫既以誠握同流之契。自  
有以窮載破之端。其功化之極矣。取諸肫肫。取諸淵淵。取  
諸浩浩。所謂觸類長之而深其說者。此也。然而至誠猶有  
盛焉。都天下有可一言括者。可以一言括者。似之仁與淵  
淵與天。謂之一者不得也。有言之不足而再言之竟者。即  
可以言之不足而再言者。竟之肫肫淵淵。浩浩僅謂之再  
言。不得也。乃知冒天下以成能者。總太始真精。磅礴其間。  
原非名言之所窺。先天下而生天者。皆雷行無妄。團結其  
際。更非意象之所量。擬之以肫肫未足盡其仁。擬之以淵

淵未足盡其淵。即擬之以浩浩。亦未足以盡其天。吾何以  
贊至誠乎。倘所謂即喻詳之。而餘其義者乎。至誠其盛矣。  
和

合者離之。離者合之。以我馭題。變化無端。文至此所謂  
成竹在胸。執筆熟視。追急則見少。縱則逝者也。真坡公  
得意之作。單拈天焰末節。二語扼定大綱。二章法  
錯落字字神行。空中結構。

思力深微。章法變化。而理解正自切實。  
神致亦復婉肖。

肫肫其仁

惟天下至誠為能仁。故若於無倚想之也。夫其仁肫肫則  
已倚于仁矣。天下至誠肫肫何足以形之哉。且至人在上  
提敦篤無間之神。盡天下人極天命全真乎。深深之府。經  
綸一端安足以罄其藏。况究其妙曰無倚。挈其宗曰為能  
知。下亦直有至誠。取復焉有所為仁者。吾乃即惟天下至  
誠。想之大凡。天下不仁者倚仁生。仁者倚至仁成總之。從  
仁起見。握美利于乾始。則綏和不越。惇叙敬敷。達乎豫燕  
所以盪天下于天人之合。以衆仁協吾仁。與即吾仁以化  
天下之仁。又皆從其仁起見。挈長善于天心。則問憲乞之。

右序配嚴父之明堂罔非周千古于恩誼之域吾且何以  
測至誠哉謂能關乎天下而細縷難名之故抑將從仁究  
其始謂有化于無倚而爵勃弗罄之精抑豈從仁竟其終  
肫肫乎仁足醞釀倫常而更有醞釀此仁者空虛無物中  
別有烝人莫窮之致任天下斟酌飽滿至誠不益有穆焉  
者哉故理不可見則直挈肫摯以相加遊至誠之宇肫摯  
中更多肫摯誰識其仁從何日底也仁足蒸透人紀而更  
有蒸透此仁者渾噩未散先獨有康嘉必致之神任天下  
茹納噓吸至誠不真有沉焉者哉故性無可解則聊為肫  
懇以相稱窺至誠之蘊肫懇外倍藏肫懇誰定其仁繇奚

即生也然則惟天下至誠蓋非滋慧照之煩于肫肫矣仁  
為經中紆迴真至之妙詳乎常變訂乎疏數婉轉以求攸  
當至誠猶惡其或倚識解也與天下苞塞于乾未開坤未  
闢也未造之先不合天下以為誠即仁已無非至誠也哉  
然則惟天下至誠更非專人事之能于肫肫矣仁為經中  
希夷淡漠之倪披肝誓臆竭情盡文對照以彰厥常至誠  
猶惡其或倚幾務也與天下宣昭于中方肇和初徐位育  
加定之始不化天下以歸至誠即仁亦全不闕人事也哉  
仁歷于誠而日相用誠留于仁而日相深以仁治仁則想  
見其肫肫以誠還誠則不得指其仁何以肫肫固聰明聖

知而達天德即經綸一端有如此者

若說其仁肫肫直是指言肫肫其仁乃是莫罄形容意故不得倒置一語直從無倚見肫肫抉出至誠二字則語語通透矣從誠單仁故非專說仁後二比掃盡慧焰是固聰明聖智絕却人事是達天德

見解既真故發揮十分透露學者須於本原會通處求之

浩浩其天

惟誠自為天懼倚天而誠不至也夫至誠則直挈天所從生故無以罄知化育之妙聊想見其浩浩焉耳且三才皆誠之為也至誠首出貫乎中而統其上昊天雖不可及要以備誠之一體中庸本天命為作始攝天載為成終而豈倚天求能哉育歸于化地歸乎天知天者至誠固不得質言其天以自命矣執中無為惟精之道以存則天下之理萃焉故天不取正於陰陽而取正于自性之冲穆高高在上若學者責實而予之以名皇極不言諸福之氣以聚則天下之事統焉故天不設準於儀象而設準于自性之沉



潛穆穆無端若子孫稱祖而奉之以謚若是乎深絕萬物之所緣誠在其天竟可不論獨冒思議之所邈誠在其天無以相形浩浩固猶是肫肫淵淵已耳至誠自得其所誠然則方寸中舉天下虛游之氣皆不得而入之橐籥之原確然制其不屈以天下為廓廓而浩浩受充實之先幾紛綸之數按之其天而有餘矣至誠于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誠然則六合內皆至誠靜深之宗有以收而一之靈異之性沛然植于不見以天下為沅沅而浩浩開奧突之全城往來之故蓄之其天而無端矣蓋極其能之最著誠廣邈無垠然得其幾微所通何千萬世不歸其洞了乎就令陽

消陰伏其數不生似亦天之還返于寂而化機正愈益其鬱勃匹夫動念何關而褒譏所加直維玄造于不傾夫豈無其故也哉抑求其能之至安誠蕩平無際然稽其精魄所注何千萬事不屬其統滙乎就令驚竒闢險其勢已極似亦天之適邁其阨而清明正愈昭其茂對帝王創制非常而倫紀所奠竟補維皇之未備夫豈有所因者哉乃知大化無權總聽我性體之廣運以為命故惟我不息則天亦不滅太虛猶有質豈若我不破之吹息反其宗故生我之天不可知而生天之我可自立浩浩云者實致力于誠而幾幾與遇也故曰惟天下至誠

其天浩浩則一語道出矣所以須順題說乃是形容不  
盡語意乃是固聰明聖智達天德一部全神縮到天  
字上言天地此專言天得此了了直抉透至誠所以  
大有功于天而精思奧語何復迸溢至此能字着眼  
凡形容則易落油腔精實則易歸迂板况此等題說如  
人事更難煞須靜悟

衣錦尚絅

中庸教天下以知所尚而忽有感于尚絅之詩焉夫天下  
知尚絅凡絅類者皆不容以錦掩矣詩第美衣乎哉且中  
庸一書性本于天則惟天是尚矣道本于性則惟性是尚  
矣教本于道則惟道是尚矣乃論事近乎大全固當過稽  
而形容之即夫斷章取義何在不可為中庸之攷証而詩  
不彰彰較著哉詩因物而賦情原不必立至誠至聖之號  
而達天配天究不外始端為發基即襟帶間有傳之者矣  
詩援情而類象更不必生索隱探賾之思而肫肫淵淵究  
不過合一為參現即布帛下有似之者矣不見天地間有

錦乎山龍添火固以朱丹流耀日之輝輕紈霧縠復以雕  
纂綴玄黃之彩是以德隅必發于威儀而草茅賤士皆知  
廊廟之光華者錦為之也不見天地間有紈乎草衣皮裳  
固以結繩當倫物之負榛杖葛屨又以朴茂安固陋之色  
是以采彰必歸于作服而卿士大夫皆知沕穆之元初者  
紈為之也然而衣與尚則有辨何者衣錦尚紈者浮夸之  
子傷女紅者也衣錦尚錦者世祿之家暴天物者也吾嘗  
讀周禮而知夫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可見天下物之不專于一類如此也  
而况乎有太素以立其宰哉又嘗讀月令而知夫居青陽  
則衣青衣載青旂居明堂則衣朱衣載赤旂居總章則衣  
白衣載素旂居玄堂則衣黑衣載黑旂可見天下物之不  
盡于同色又若此也而胡不以至負握其衡哉一得之衛  
碩人之篇曰衣錦褰衣未嘗云尚也而尚已在此矣中藏  
何其都雅而所尚乃在若芑若芑乎一得之鄭之丰之篇  
曰衣錦褰衣又未嘗云尚也而尚更在此矣居身豈不彬  
郁而所尚乃在為黠為黠乎則斷章取義直謂詩曰衣錦  
尚紈非惡其文之著何以若是也

結中庸故當炤本旨解說在下故不敢多犯本旨第從  
引詩上虛筆運掉後比始入本題此間大費經營 拈

尚字頓包一部中庸奇法 通章數詩曰俱出 說錦  
一段 說綱一段 始說衣尚 周禮月令二大柱為  
題占氣象 始點本詩詩却無尚字 此等題點過題  
便一字做不得存此立案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君子無所不知而闇然之境無外內矣夫遠與風統歸于  
近自而微之顯出焉君子知則俱知固闇然之章也且君  
子達天之學未有不加慎于真知者也知為日濬之靈故  
涉境俱見無象知為環通之密則按內獨為可求繇是而  
斂復繇是而推闇然罔不森呈而君子之知乃大著于天  
下如不厭文理皆藏于淡簡溫抑何所不知哉攝性命于  
寂涵聲光俱足怵我幽明而危慄既至遂有昭徹以誌之  
則夷然自恬者天人陟降誰分何自而何自起伏筦功化于奧地道業  
俱足勸我盈虛而澹蕩為質還自聰瑩以啓之則凝然共

注者朝野大同誰分生變遠其章而遠之近則闇然君子  
蚤已知之矣四海九州與几席奚異而大定兆端于閨闈  
靈長卜曆于建國帝王法天為治大業任其開闢獨致屢  
盤孟戶牖之銘非為此近以生遠遠終不越此近近者得  
則遠即肖的而赴也哉風其章而風之自則闇然君子又  
已知之矣教化禮樂與皇衷奚異而奢儉發機于好尚勤  
媮受警于基命帝王正己率物渙汗任其播宣惟時勅此  
精一敬義之元非為此自以造風風終不越此自自得者  
則風即觸境咸宜也哉微即章而微之顯反闇然非君子  
更不能知之矣隱約俱懸日星與天下總一於穆又奚異  
而鬼神從德政立福極小物挾憲天為克勤帝王作法萬  
世寸衷洞闢無私天下渾不解知識順則之本非為此顯  
即在微微終不越此顯顯者得則微乃終始互貫也哉夫  
好則機多以快而壅惡則神獨以嚴而惕蓋赧無容自怨  
今古上下罔非靈性所環伏所謂沉痛使我心堅往還愈  
使我學滿者君子所以底太上之績抑惡文則過畜或中  
眇空而惡著則富有已苞日新炫耀不敢或留禮樂文章  
統皆沉涵所貫注所謂發源既圖其正大研幾不戾其機  
摧者君子所以完人事之要此入德固無聲無臭之天載  
也與

于遠風知近自。又于微處知顯。方是終始融徹。闇然日章。迴環無漏。真神上下呼吸。不粘不脫。硬分微屬。近自顯屬。遠風則呆甚矣。知字從達天領。直印到無聲臭了。入章闇合派。微是章。顯是闇。非此不見。立言之妙。扼要惡字。神力橫發。能還題。能透題。能盡題。文章之能事畢矣。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合天下為闇。故恭直從不顯。入焉。蓋惡著之深。至天下平愈甚也。君子惟此篤恭。其刑不全。莞入德中哉。且君子以敬信為內省。則天下雖大。總韜而存乎不覩。不聞之中。寧第怠荒。罔所叅其倪。即震虢無不銷其象。闇固化一已于天下。俾群倫俱足。聖學迺穆乎聖神功化之極焉。夫百辟刑天下。有不平哉。德本不顯。故宮廟鑒觀。遠近風自俱。斟吾執玉以為候。而持此執玉相市。不儼然示天下以的乎。覽典取作稽之心。則馨榮所始。吉禧罔非永存。天人欽授。簡文溫理。咸奉我齋靜以為師。而循此齋靜相求。不

殷然躍天下于見乎。觀氣蘊維清之兆，則推輿所名齋。後  
遂爾內起，若是乎言動既融，爾室無庸化愧之意。賞怒既  
冥，奏假又何去爭之形。終其身祇一篤恭，則觀不顯之詩  
當益信也。秉天命以作始，故明旦不足破太古之藏。已性  
寂如人性，亦寂如舉所為。薇則五達，布則九經。挈則三重  
俱翕，諸反始而精誠不漏。天下抑豈有歌王道之偏黨者。  
君子正莫解，何以紆摯于無象耳。守中和以圖終，故勞戰  
不敢驚渾厚之氣。萬古安焉，須臾亦安焉。舉所為知則如  
神聖，則時出本則無倚。咸叩諸大治，而惺惕常懸。天下抑  
豈有逐賢智之離奇者。君子正不知何以沉涵於弗盡耳。

蓋惟敦則篤，而恭豈索之持。載履情乎，當日錫祉徧于辟  
公，而必大戒封靡。戒懼慎獨中，並不見有天寥地廓之致。  
取赫濯天下者，潛而自謹其赫濯。即鬼神不得洩君子之  
鍼芒者，惡則所以恭，無惡固所以篤。恭已矣，惟固則篤，而  
恭豈涉諸聰明聖智乎。當日無競訓于四方，而必念茲其  
皇，率修未發中，初無所生。匡王定國之謀，取嚴畏昊天者。  
微而自葆其嚴畏，即造化不得傳君子之秘密焉。伏則所  
以篤恭，孔昭即天下莫非其篤恭已矣。夫資亶虛玄，抗幽  
澄以起化，深通元命普惠，叙于無疆。合天下為閭，其真入  
德之極致乎。

平天下便的然。天下平則闇然。須要說在篤恭內。故有  
真實作用在。更須于上關得淡簡等。于下關得無聲臭。  
方是盡頭語脉。出天下平分明。從不顯發篤字入。  
的見更有法。層層承上。下節神脉已出。正發處直  
包盡一部。仍挽君子不結天下。故是敦固直是註  
疏。更盡全神。



